

許欽
文着

兩條
裙子

北新
行刊

許欽文著

兩
條
裙
子

北新書局發行

民國二十三年六月付印
民國二十三年九月初版



兩條裙子
實價六角

著者 許欽文

發行人 李志雲

印刷者 蔚文印局

總發行所 上海四馬路中市
電報掛號二一六二號 北新書局

分發行所 北平廣州開封濟南廈門長沙
成都重慶雲南貴陽武漢南京 北新書局

兩條裙子

—

「哭有什麼用處呢？」柳子撫摸着碧栗底肩背說，「哭只是表露軟弱，這不是你自己也常常說的麼？好了，不要再哭了罷，悲哀的事誰都有，我何嘗不想痛哭一場；可是哭了以後，悲哀依然是悲哀，反而空費了精神，或者還要被人在暗中竊笑，這有什麼意思呢？」

碧栗不回答，仍然兩手靠在桌上，把頭埋在兩臂間，臉向着地

板嗚咽。柳子又說：『剛才我以為你到哪裏去了，跑到教室裏也找你不着，跑到運動場裏也找你不着，最後才想到你或者在宿舍裏，跑來一看，果然，竟一個人在這樣哭泣；有了事情總得說出來，你究竟爲着什麼呢？』

碧栗依然不回答，只是獨自嗚咽。柳子握住了她底肩頭，用力搖了一下，不耐煩地說：『碧栗！勇敢點罷！你並不是小孩子，也不是甘願承認怯懦的人，怎麼可以這樣的哭呢！趕快停止罷！』

『柳子！』碧栗突然仰起臉來，嗚咽着說：『此刻我實在是難過，很感到乏力。現在我要哭，只是因爲再也忍耐不住；你來這樣說我，反使得我更加難受。只要可以不哭，我當然會不哭的；還是

請你出去，讓我獨自靜一下罷！」

「但我是特地趕來叫你出去的；」柳子回對，「就是一定要哭一場，也得等到空點的時候。此刻鋼琴鐘點已經輪到了你，難道忘記了麼？」

「我怎會忘記呢！但是重大的悲哀無情地襲來了，實在是抵抗不住的呀！阿阿！柳子！你是沒有瞭解我的呀！」碧栗說了連忙再把她底頭臉埋到那靠在桌上的兩臂間，顫動着肩背，放聲大哭了。

「這樣，像個什麼樣子呢！」柳子重聲說，「是你不瞭解我呀：我勸你繼續練習鋼琴，原是爲你打算的。既然，我倆同道去法國的計劃失敗了，希望以後同到日本去的計劃能夠實行，課外要補

習日文，不得不把練習琴的時間縮短；提琴是我去弄來給你的，曲譜和譜架也都是我費了許多麻煩去弄得來給你的；我讓你中途拋棄提琴，勸你繼續練習鋼琴，無非因為提琴是雄性的最難的樂器，不容易成功，鋼琴雖然也很難，究竟是屬於陰性的，而且你已有了相當的成就，中途停止實在是很可惜的！

柳子這樣說着的時候，碧栗把她底哭聲放低了，顯見她是留心聽的。柳子說完了這些話，她却並不回答，重行放大聲音祇是哭。柳子又說，「我倆想同道到法國去，已把護照都弄好，我倆並非一心想安安穩穩地讀書，本定同時一面做工賺錢做學費；可是連出去的旅費也籌集不起來。因為受了這樣難堪的刺戟，我倆自然要格外

努力補習日文，達到這個退一步的目的。可是鋼琴，已經決定了，總也得認真練習下去！」

對於柳子這些話，碧栗雖然也會留心聽，可是聽了以後又只照前哀哭。柳子靜着等候了一下，隨即憤恨地說，『你竟有這樣固執，這我到了今天才知道。碧栗！就是你一定要哭一場，就是非在這個時候哭起來不可，你總得預先通知我一聲；固然，你這練習鐘點可以打調給我，將來輪到了我的時候還給你；而且，剛才我也不要東奔西走地去找尋你了！』

『你真是不瞭解我！』碧栗猛然坐直了身子用勁說：『柳子！以前我已把你算作了知己，哪裏知道你實在並沒有明白我底性情。

我要這樣禁不住地哭是能夠預防的麼？一星期中不過兩個鐘頭的練琴時間我一向記得很牢，今天第七時退課以後，還不到四點半鐘，我把講義一放，就走向練琴室去；已經到了圓洞門口，哪裏知道突然來了難堪的刺激，使得我再也沒有勇氣跨進去了！」

「又是那個自以為胡琴拉得很好的長子麼？」柳子放輕聲音表示不再氣憤地說，「這種老是要來胡亂糾纏的男同學，不理他就是了，何必這樣自苦呢！」

「不，碧栗趕緊解答，「並不是他，要是他，那倒是容易對付的了。」

「那末是誰呢？」

「人是只碰着了門房，他在那裏遞給我一封信，使我難受的就是這個東西呀！」

碧栗說着，從衣袋裏取出個月白的包裹式的信封來，隨手擺在桌上。柳子連忙注視，就看見寫在那裏的字很是細潔勻整，而且挺秀；寄信人的地位上只有「光絨」這樣兩個字。

「是什麼人寫給你的？」柳子問，「爲着什麼事情？我可以看裏面底信紙麼？」

「看是可以看的，」碧栗回答，「不過你看了還是不會明白的。爲着什麼事情麼？是什麼人麼？阿阿！柳子，這我現在很想馬上使得你都知道，可是，我一下子能夠拏什麼字眼來形容呢：究竟

是我底什麼人，爲着什麼事情。柳子！以前以爲我倆總算是要好的了，可是今天竟這樣誤會了許多時候，其實在我倆中間，還有着許多隔膜。你時常說我多憂多愁，你以爲這本是我底天性罷，哪裏知道這原是在我十四歲的時候被迫成功的呢！

「我也早已覺得，以爲你總是有過了懊惱的事情的；你老是說不出地苦悶，這決不是無緣無故的。只是憑空不好意思探詢你，現在倒好，趁這個機會，索性要問你個清楚了。」

碧栗猶豫着不作聲，柳子離開她，走到了牀邊，就在那牀沿上坐下，催促地說，「說罷，碧栗！我倆究竟是要好的了，還有什麼事情說不出口來呢？」

「我自然告訴你，」碧栗旋轉身子向着柳子說，「其實我早就想同你說，只是覺得一時無從說起。現在我就隨便同你說罷，事情本來並沒有什麼奇怪：當我在中學校裏讀書的時候，我們那裏正開始實行男女同學。社交公開了，女同學和男同學固然同道研究，也共同遊嬉談笑，感情都很和洽。在我那一級裏，級長始終由一個男同學擔任。因為他底學問，在同級中比誰底都好；他又很能幹，也和氣，是無論教職員或者同學都讚美的。他比我大三歲，自然比我高得多。他底兩肩開得很寬，胸膛高凸；長臉孔，高鼻子，眉毛很濃。平常他很少說話，尤其是對於女同學；別的男同學常常故意去找尋女同學攀談，他却好像存心避開的樣子；當面見了女同學，總

只微微地一笑。但一到開會或者有了什麼事情要討論的時候，他就侃侃而談，總有很多的議論，很多很激烈的主張；拚命地爭論，總要他底主張成立，得到了勝利才肯了。我同他也一向不多談天，只是覺得他常在暗中幫助我，於無形中鼓勵我的樣子。可是到了考完畢業試驗的那天，繳了最後一課的圖畫卷子，我擎着畫具走出教室來；他本在走廊裏踱步，在我經過他身邊的時候，他很快地遞給了我一個小小的紙團，依然在那裏走來走去，我也若無其事地走過了；等到在宿舍裏展開那紙團來看，纔知道他約我當天晚上到校園裏去談話，他在池子旁邊等我。我又驚疑又高興，終於大了膽子去赴約，原來他是要求我共同去升學。當時他十八歲，叫做昱光，就

是寫這封信來使得我這樣難堪的人！」

「你答應了他沒有呢？」柳子問，「一道去升學不是也好，怎麼會弄得這樣使你難過的呢？」

「我本預定升學，他是我所佩服的，自然馬上同意了。而且從此漸漸親密起來，時時刻刻地討論，時時刻刻地計劃。後來離開那母校了，他常常到我家去找我，我也常常到他底家裏去。見面的時候要先偷偷地握一握手，如果沒有人在旁邊，要握着手談話了。他本是我所信任的，他所做的事情我一向都很贊成。柳子！有些事情以前無論如何預想不到，事後也是難以記憶清楚的；我覺得天下底事，沒有比在一對青年男女間所發生的變化再快再多的了，不過一

個暑假的時間，我是被他什麼都試驗過了，或者該說凡是我同他能夠做的什麼事都實行了，我只覺得是愉悅，甜蜜，安慰，而且有希望。可是不幸的變化也就起來，那樣的快樂生活，居然變成難堪的禍根了！」

「怎麼呢？」

「上面已經說過，他常常趕到我底家裏去找我，所以我底父親也很知道他。我同他正在計劃一切永遠共同下去，但是我底父親一味反對，說他不但要趨新，而且還要破壞舊的。他在我父親底面前竭力表露他底思想和志願，以爲可以博得同情，哪裏知道結果恰恰相反；等到我正式向我父親提出同他一道升學的要求，他老人家不

但馬上對他下了逐客令，而且要我同他絕交了。

「我所喜歡他的，正是我父親不以爲然的地方。我同他已經情投意合，我和他實在已是同樣的人了，可是我底父親仍然要來嚴厲管束我。要是他老人家真是只爲着我才要我同昱光絕交，那我還可以向他解釋，同他理論，或者到了不得已的時候反對了他。可是，柳子！你知道我家庭中底情形麼？我底父親和母親，他們名義上是夫婦，實際也已生了我和我底兄弟姊妹，其間底關係，却多半是含着敵意的。父親在外面組織着小家庭，聽着那一小東西一底話，處處地方都要摘我母親底事頭，時時刻刻都要同她爲難。像這樣的事情，正是他同她爲難的好事頭了。那天他當着我底面對她這樣說：

「無論如何，總非同那個人——指昱光，斷絕關係不可，栗因是你生養起來的，這件事情自然要由你辦去，從此以後，不准再同他來往！」

「他老人家這樣一說就出去了，也許原是要到辦公處去的，但我總覺得他是到那小家庭裏去的；母親本來沒有一次不以為他是趕去看那小東西的，她好久不開口。當初我很希望她能替我說話，反對他這種主張。可是她老不作聲。終於紅起了眼圈，獨自走到牀邊去躺了。我想她也許在暗暗痛哭；她並非以為昱光不好，更不願意使得我難堪。但我很知道，在被舊禮教信條束縛慣了的她，固然不能反抗我底父親，也是不應該希望她有這種舉動的了。她同父親一爭

執，只是使得那小東西愈加得勢，結果將使得她更難做人了。當時我以爲我不能救護這樣的母親已經夠抱歉，決不能爲着我底事情使得她更不好。又以爲她已年老，自己底前途遠大得很，不妨暫且犧牲自己目前的生活。所以當即決定，毅然寫了同昱光絕交的信。

「當時我固然出於氣憤，原是抱着犧牲的決心的，情緒亂得很。究竟爲着什麼，並沒有詳細告訴昱光。所以他是誤會了我，接到了我那封提出絕交的信，馬上離開家鄉去漂泊了。

「要是從此隔絕倒也罷了，但他不肯饒恕我，忽然從上海寄給我一封信，忽然從漢口寄給我一封信，或者忽然從南京寄給我一封信；有時還暗暗地趕到這附近的地方來住一時，把我底種種情形探

查了去，在信上詳細地寫給我看。却從來不把他所在的地方告訴我，也不寫明發信的地址，「上海」「漢口」等地名，只是從信封底郵戳上考查出來的。使得我追也追不着他，忘也忘不了他；柳子！你說，這樣，使得我多少爲難！」

「是的呀！」柳子熱烈地安慰我，說，「男子底心總是奇奇怪怪的，總是不管人家難受不難受的。他這次寄來的信上仍然不寫住址麼？」

「要是住址寫着，我就可有辦法，不會這樣哭了。事情是真正使得我爲難；如果他在信上一味罵我，怨我，我可以把愛轉爲恨，把他完全作爲仇敵看待；只要防得不被他殺害，良心上無須負

責任，就不至於這樣難堪。如果他能諒解我，自然最好不這樣來信，或者毫不責備我。現在他在信上寫的雖然並非完全是罵我的話，但老是憑空發牢騷，暗暗地譏諷我；言外之意，總是說我用情不專，意志薄弱，思想不徹底。你看，只是在這一封底上面，也就可以想見一斑了。」

碧栗從桌子面上拏起那封信來遞給柳子，柳子接着以後就展將開來誦讀：

「曾經說是永遠愛我了的碧栗：前一次給你的信是於二月十六晚在下關寄發的，想來早已收到了。我仍在努力我底工作，爲着愛你，自然也是爲着恨你。這是很明白的了：要救治你，非先把這環

境改造一下不可；否則就是猛力把你拖了過來，也是要逃回你已過慣了的老窠裏去的。爲着愛你救治你，我只好努力我底工作。我實在也很恨你了，你竟首先做了我失敗的對象！認爲最可敬愛的你，居然這樣對待我。但你是什麼呢？無非這個環境底產物，也就是這個環境底一部分了。我還可以再不努力我底工作麼？

「我知道你也在努力走你底路，不過，你要明白，老是在彷彿雜耍場的地方跑圈子，是得不到什麼結果的，同只知道空口說現成話，不會實際工作的人是討論不出什麼問題來的；你不必怎樣跑得遠，只須走到你那學校所在底山背後去考察一下，你就可以清楚，有些人是在怎樣被榨取血汗，是怎樣地急待人去幫助。你也就可

覺悟，像你現在這樣過去可有什麼意義。同你一道混着的究竟是些什麼人了。

『我不怕苦，我也不怕死；可是無論喫苦或者竟然流血死去，我總要做得同你發生關係；因為我依然忘不了你。但是碧粟！你不必過分擔憂，我並非一定要占有你；我要這樣忘不了你，這也因為你是使得我痛苦憤恨了。我要向這個環境謀報復；如果能夠實行做到了，原是我預期的目的。我要引用你給我的惡劣刺激來奮勉自己，努力進行，要是成就了偉大的事情，倒的確也是爲着你的呀！』

『最好你就把下列的幾個問題仔細想一想：（1）現在你底人生觀是什麼？（2）這樣下去你可有什麼結果？（3）你對於我做

了什麼事情？（4）你究竟爲什麼要這樣做？（5）如果以後突然碰見了我，你將對我怎樣表示？祝你迅速覺悟！昱光。三月十七日午。」

『他厲害得很！』柳子讀完了信不由地說，『他以前給你的信也都寫得這樣強烈的麼？』

『他總是盡力地來激動我；他以前實在待我很好，所以每次接到他底信，我總不能不動情。他這個人真有點奇怪，以前不過接近得一個暑假的時間，我不知道已經受了多少他底影響。當時他的確是什麼都說給我聽，什麼都同我討論的；現在我有許多思想，委實都是由他傳給我的。平日我覺得自己很有主張，做人很有把握的樣

子，可是一接到了他底信，總就好像已經失去了靈魂一般，弄得無頭無腦的樣子了呢！』

『用情專不專，這本不是我們惟一重大的問題；』碧栗歎了口氣繼續說，『爲着顧全母親，我決意暫且犧牲自己目前的生活，當時原以爲是意志堅強的表示；他所暗暗責備我的第一第二兩點，我都覺得沒有什麼要緊。但是第三點，思想不徹底，這才使我深深地感到，實在是錯誤的了。現在我底母親依然脫不了無理的束縛，我却因此弄得不死不活。而且因爲我已弄得這樣，反而使她感到不安，要是當時我能夠毅然決定，顧自進行，現在或者可以救護了她，至少不會使得她爲着我感到不安了！』

「我已靜靜地想過了；柳子！我覺得幸福的生活原如建築，譬如擎十萬塊青磚來造一座塔，這必須先行擇定了地基，一層一層地造上去，才有造成完美的塔的可能。如果已經造好了一兩層，因為地址要改，把磚拆卸下來再造，即使終於造成了整個的塔，但那些磚因為已經拆打過，總已有了許多破碎的殘痕。總不是完美的了。況且，無論究竟是怎麼樣的，既經擇定了的地址，當初總有一種認為滿意的理想。理想，如果已經實現了，那或者原是平平常常的事情；未經實現，因為被人阻礙再也沒有實現的可能，念念不忘，愈想愈好，這才覺得神妙了。我同昱光本已打好了生活基礎，無論終於弄到什麼結果，總是朝着那個理想進行，總是認為美滿才做去，

總是幸福的。現在，不但把那已經打定了的基礎拆毀了，而且停止了建造；我在這裏，凡是對於男同學，不都是漠然的麼？既然沒有了造成完美的塔的可能，我哪裏還會有勇氣來重做？況且昱光是在這樣不絕地刺激我！

『這我也已細細地想過：昱光要這樣寫給我信，他會得特地趕來暗暗探查我底行動，這實在原是他非常注意我，就是仍然戀愛着我的緣故。他不把他底住址明白的告訴我，這是他不願意示弱的緣故，因為他是不肯向人乞憐的。他始終做着硬漢，以為我負了他，在他是不足怪的。我底母親本來沒有為我主張的能力，自然更是不足怪。我底父親呢，當初以為他實在是最可痛恨的了，可是轉念一

想，他也無非是環境底產物，只是一個有着父權的代表。他爲保全他底權利，憑着他底地位，照他底見解做事，論情也並非絕對可以怪他。他只是愚笨；如果要恨他底愚笨，還得先恨我自己底愚笨，爲什麼當初那樣輕意決定犧牲自己底前程。分析起來，並沒有一個是我底絕對的仇敵，使得我這樣爲難，却實在是仇敵太多了的緣故呀！

「我實在是沒有辦法，所以平日總以姑且忘懷一切爲抵禦苦惱的惟一手段。我一天到晚在忙碌中盡力研究各種功課，無非想把這種不幸的事件忘却。老實說，我以前毅然決意跟着你到法國去工讀，現在用心補習日文，希望以後總能實行到日本去，也無非爲着

想避開這種苦惱，另找一條生路。柳子！你總算是同我要好的了，你可知道麼，怎麼練習得不過一年的鋼琴，開起游藝會來，導師就要指定我去擔任獨奏的節目了呢？或者以爲我有音樂的天才，哪裏知道我只是想藉此發洩憤恨，所以拚命練習。我把我底指頭去觸動鋼琴上底鍵子，正如失了戀的貝多芬作他底月光曲。我平日總還能夠竭力鎮定，勉強一天一天地過去，可是一接到了他底信，就再也忍耐不住，只好這樣避到人少安靜的地方來痛哭了一！」

說了這些話，碧栗瞪眼看了看柳子；隨即旋回了頭，臉向着桌子靜默了，顯得非常狼狽，似乎還想再哭一番。

「碧栗！」柳子安慰她說：「你以爲現在世界上只有你是悲哀

的麼？」

「悲哀的雖多，」碧栗回答：「但總沒有像我這樣爲難的罷！」

「可是，碧栗！」柳子又說，「你知道以前我爲什麼要那樣苦
苦的設法趕到法國去工讀麼？」

「不是因爲在國內你也覺得計劃不通麼？」

「是的呀！你知道我怎麼會得計劃不通的呢？」

「難道你也有爲難的事情麼？告訴我罷，柳子！」

「以前我總以爲你是個天真爛漫的姑娘，只是善於憂愁，所以常常有不高興的時候。哪裏知道你也有這樣的往事。可是，碧栗！要是早就知道了，大家訴說一番，我也把我底往事告訴了你，倒很

可以使你平平心呢！」

「你也有可悲的往事麼，柳子？」

「事實雖然不一樣，情形却是差不多的呢！碧粟！剛才你在報告我你那青年，叫做昱光的，我並沒有見過他，可是好像原是個熟人，我是彷彿清清楚楚地看見了他似的呢！」

「什麼，你說的？」

「名字雖然不同。」柳子加重聲音緩緩的說，「你所說的青年叫做昱光，我想着的是克定；可是他們底性情，他們底行爲，倒實在是差不多的。」

「他也是很硬很激烈的麼？」

「是呀！本來已經走開了，只是常常通通信。放暑假了，畢業以後我在家裏已經住了許多時候；早已考進了這裏，正在預備來校；一個傍晚，忽然他趕到了。在客堂裏，他不管有沒有人在探視，把他隨身帶着到日本去的護照攤在桌子上，把船票也攤在桌子上，要我答應他底要求，說是訂定了婚約，他才能安心去求學，否則馬上自殺；如果沒有我，他不願意再做人了。」

「以前我同他在一道讀書，常常互相討論問題，意見是相投的；我同他只有好感，並沒有過惡感。他底學問我很佩服，他底行為總是慷慨激昂的，我也贊成。本來，我同他，並非沒有結合的可能，但我是我底家庭中生長的；在我底家裏，我一聽到關於婚姻的事

就會面紅耳赤起來；因爲大家習慣了，以爲自己說自己底婚事是可恥的。當時我家裏底人常常在客堂門前經過，我早就窘得說不出話來，叫我怎能回答他呢？不消說，他使得我太爲難，我是恨他了。

「因爲我老是默着不作聲，大概他以爲我根本不以他爲然，着了忙地拚命催迫我。他愈加催迫得緊，我愈加爲難，愈加說不出話來，也就愈加恨他，哪裏知道他就不顧一切，把那護照和船票一把抓起，立刻完全撕破了。」

「怎麼呢？」碧栗喫驚地問。

「這倒還不大要緊，」柳子苦笑的笑回答，「大家無話可說，他就突然走向門外。我勉強跟着送他出去，誰知道他一跨出臺門就

飛快地跑到河邊，一躍跳到水中去了。那河面闊得很，正是秋水大漲的時候；我拚命呼救，好容易由鄰近的人把他打撈了起來，拖到岸上，他就在地上直挺挺地躺着了。」

「死了沒有呢？」

「死是沒有死，可是事情更出於意料，人已經聚集得很多，圍成了幾個大圈子。大家正在設法營救，以爲必須先把他肚中底水弄將出來。哪裏知道忽然一躍起來，他又跳到水中去了。」

「雖然終於又把他撈了起來，而且監護着他回去。可是，隣近底人議論紛紛是不消說，因此父親也暗暗地責備我，母親也暗暗地責備我，連祖母也噤哩咕嚕個不了。他們忽然說我不應該同他通訊

，忽然又說我既然通了訊，就不應該拒絕他底要求。種種隔膜的話，真是愈聽愈懊惱。這倒也罷了，反正他們總是不能瞭解我的。可是克定，這位脫不了英雄美人思想的青年，他還是要逼迫我。後來我到這裏來進學校了；新換環境，剛做了大學生的時候，多少高興。好像命該如此，一天課餘，我跟着幾個同學到湖堤上去散步，深秋的晚霞映着青紫的山和碧綠的水，涼風陣陣地吹來，大家正感着愉快，偶然探望，我在那柳樹底一邊看到了個青年，體態和舉動底姿勢都是一見認得的。他就是克定，我只得恩恩掃興獨自先回到宿舍裏來了。

『怕得再碰見，我接連躲避了一星期多才再跟着同學去散步，

但是，那不原諒我的人依然在那柳樹底一邊等候着。當時我很氣憤，以爲不如看他怎麼樣。過了多久他並沒有什麼舉動，無非老是瞪眼望着我。我恨極了，以爲索性同他拚個你死我活，就大着膽子趕將過去，可是他一見到我在向着他走，就先遠遠地避開了。

「從此我不敢，其實是不願意再到湖堤上去散步，反正總是掃興反覺沒趣回來的。可是日常用品總得到街上去買，哪知這位冤家式的愛人總是不肯饒放我，直到秋天早已過完，西北風已吹得刺骨般冷，他，克定，依然老在那柳樹底一邊守候着，等到我趕過去，就又遠遠避走了。有一次，我竟以爲自己底眼睛發生了錯覺或者幻覺，可是從旁暗暗探詢別的人，也說確有着個這樣的人在那裏徘徊。」

徊。

「可是人，好像原是莫名其妙的，至少我自己確是這樣的罷，
碧栗！這不知道你可同意不？」

「怎麼呢？你先把情形說給我聽罷！」

「是這樣的，」柳子又苦笑的笑說：「後來路上見不到他了，
連影子也望不見他了，這在以前是我所渴望的，可是事實實現以
後，我倒反而覺得寂寞起來，時時要想念他，居然故意去找尋他；
可是再也看不到他了！」

「哦！」碧栗連忙應和，「確是這樣的；柳子！原來你也是這
種過來人！」

「當初我委實恨他；後來看不到他，不知道他底去向了，就懷念他。仔細想起來，他終究是肯爲我犧牲的，終究是決意愛了我的了；只是他所採用示愛的方法於我不相宜。不過這只是見解不同的緣故；而且這在他也並沒有什麼大錯誤。固然，他是沒有完全瞭解我，但當初，我是更不瞭解他。現在，我是常在爲着他難過，他懷着這樣的印象離去，當然也在爲着我難過，總之事情是弄糟了！」

「爲什麼這件事情要弄得這樣糟的呢？」柳子用勁假設問碧栗，「你可知道麼，我底家庭同你底比較起來，所差的是什麼呢？」
「你說罷！」碧栗點了點頭回答。

「當初我是莫名其妙，對於克定，我只以不表示意見爲應付的

辦法。他跳了河，事情鬧破了，使得我爲難，我就一味痛恨他。後來因爲家裏底人過分地責備我，使我於無形中感到生活沒有保障；將來怎麼樣，一點也沒有把握。細細地體味家裏底人說我的話，如果依從他們，那是我所不願意的；否則就得受他們底責備。因此我懷疑起來；克定底舉動又實在使得我感動。現在我明白了：克定已爲着我受了莫大的創傷，他是被我毀壞了。毀壞了他就是毀壞了我自己底生活；剛才你把幸福的生活譬如作建造塔是不错的，我是做了愚笨的事情。沒有決心，我以前就不該同克定接近。既然發生了情感，——他會得這樣堅決地表示，我們底精神上已經有了團結的地方是不消說的了，所以我現在要這樣想念他；——就是已經打定

了基地，要一層一層地繼續建造上去才可以得到完美的結果。

「但我怎麼會得這樣愚笨的呢？我確是在我底家庭中生長起來的。剛才聽着你對於你家庭的敘述，覺得一大部分原是在說我底家庭呢！現在我父親底小家庭已經解散了，可是惡影響依然存在，你底話委實不錯，父親和母親名義上是夫婦，實際也已生產了許多子女，可是，他們間底敵意是無時消滅的。以前我父親把他那小家庭解散，形式上好像是母親得了勝利，實際却只是他底倒楣。他因為營業失敗，不得已把那小家庭解散，老是說不出地懊惱，好像以為他底營業失敗，原是母親要去干涉他組織小家庭，使得他不能專心經營的緣故。他是顯得非常苦悶，終日喝着酒，東想西想地找出事

情來隨口批評；一天到晚，老是噁哩咕嚕地罵人。偶然他底罵聲停止了，那可更不得了，這一定因為已經引起了母親底大吵鬧，她平時老是忍耐着，但是，等到她再也忍耐不住的時候，也就不管三七廿一地發起她底脾氣來。有時晚上已經睡了，忽然大鬧起來，弄得大家不安定。我是在這樣的家庭中產生的，我是在愁悶中長大起來的，我是驚慌養大的，碧栗！現在你也知道了我底爲難了罷！」

「阿！」碧栗歎了口氣說，「以前真想不到，你底家庭原也是這樣的！」

「但我現在覺得最爲難的，就是對於克定的關係：忘不了他，也不知道他底去向了！」

『那末，』碧栗興奮起來用勁說，『這樣爲難的人，原來不止我一個！』

『是的呀！』柳子也就興奮起來回答，『至少有着這樣的一對，你和我！』

『可是快樂的人多得很；』碧栗又說，『他們一對一對地，共同研究，共同運動，一道散步，並着肩，齊着步調！』

『他們是幸福的，自由自在地享着天然的樂趣；是在空地上建造塔，是在白紙上畫花，毫沒有阻礙。可是我倆以前何嘗不也是這樣的呢？不過，碧栗！難道我倆真地沒有補救的辦法了麼？只要相互深深地瞭解，永遠這樣在一道，相互安慰，不也是很好的麼？』

柳子這樣說了，瞪眼注視碧栗。碧栗好久不作聲，閉攏眼睛沈思了。本來猶如用新鮮的玫瑰花和牛奶調製成功的她底臉頰，因為剛才哭過，好像又貼上了整片的玫瑰花瓣了。

「柳子！」碧栗猛然跑到眠牀底一邊說，「你說我倆永遠要好下去麼？」

「你同意麼？」柳子回問以後，就一把捏住了碧栗底手臂。

「怎會不同意呢！」碧栗說着，在牀邊坐下，也就伸出她那空着的手去攀住柳子底肩頭。

她倆裙子貼着裙子地並排坐着，而且把頭臉靠攏在一道了。她倆底一大束頭髮交錯着，本來她倆底頭髮同樣細軟，同樣彎彎曲曲

地蓬鬆，一經渾亂，再也認不清是誰底了。

「碧栗！」柳子握緊了手臂輕聲呼叫。

「唔！」碧栗應聲回答，顯得非常舒適，非常安慰的樣子。隨即她把她那攀住柳子肩頭的手移上了點，順勢揪住了柳子底項頸，於是她倆底臉也已緊緊貼着了。

「柳子！」

「噯！」

—

星期五底第七時，柳子上的是遠近法的理論班。退課鐘一響，

教師立刻結束了。她走出教室去，看見碧栗早就站在走廊裏。她走了近去，碧栗旋臉向她連眨了兩眼，隨即獨自走了。柳子知道這是招呼她同道去的暗示，就跟着一道走。出了校門，碧栗走在馬路一旁人少的地方，柳子也就跟着在那裏走。剛才同道走出校門的同學愈離愈遠了，在二十多步以內只剩得她倆。碧栗就回轉頭來說，

『柳子！我想同你細細地討論討論，你看到什麼地方去好呢？』

『到校園底池邊去好麼？』柳子回答，『那裏很清靜。』

『好的！』碧栗熱烈地同意說，『清靜的地方是好的！』

『我想還是到公園底亭子後面去好罷，』柳子又說，『你看怎麼樣，——那裏風景很好呢？』

『好的，好的！』碧栗照前說，『風景好的地方我很喜歡！』
『可是我要先到宿舍裏去放一放書籍。』

『不要了罷，我給你拏就好了！』碧栗說了就伸手去拏柳子挾着的書籍。柳子不拒絕，可是隨手從碧栗底脅下取去了講義，說：
『那末這個讓我來拏罷。』

亭子底後面是一方小小的草地，草地旁有一條矮矮的石凳子。由草地過去是個池；池水很清，水中游泳着許多五色的魚。這時池旁牆上底薔薇滿開着花。牆外面是座小山。坐在這條石凳上，從柳枝縫可以看到在那山上行走着的人，也可以遠遠望見從外面進來的遊人；他們却不容易望到坐着的她倆。

「昨天你所說的，」坐定以後碧栗首先這樣提議，「就是我倆永遠在一道，永遠要好下去；柳子！你真地肯同我這樣麼？」

「自然是真的，」柳子微笑着回答，「只要你願意就是了！」

「我是十分願意的；柳子！現在我真正地愛你了！我一定永遠真心真意地愛你下去；你以後不會改變心意的麼？」

「你爲什麼要這樣說的呢？碧栗！你是非常美麗的，你是個天真可愛的姑娘；你又很能幹，你也像是個有作有爲的丈夫；只要你肯愛我，肯讓我愛着就好了！」

「你不要這樣說罷！我要同你認真討論呢：昨天晚上我已細細地想過；今天上課的時候，我也在想着呢！我倆現在都覺得很爲

難，但是，只要我倆能夠實行結合起來，就可以打破這種困難了。而且我以爲我倆還可以創造出一種新的生活來呢！」

「怎麼呢？」

「平常要好得最密切的總在一個男子和一個女子之間。可是一同男子接近，就難免生下小孩子來，這是很妨害求學的前途的；你看，現在陳佩貞和蔡定坤都已完全停學了，胡芝香雖然還在勉強讀書，可是弄得多少苦呀！我倆這樣結合起來，倒是永遠不會發生這種困難的了；你說是不是？」

「對呀！而且不會被人說閒話，也不必避嫌疑，無論在什麼地方，無論在什麼時候，都不妨同來同去的了！」

「你底大哥真是個天才；柳子！他是個這樣有名的教授，你實在應該有個相當的繼承才好。我底父親已經做了十多年的院長，一向出名；現在我底大哥也已從日本留學回來了。他們男子總是立功立業，做得有名有望的，我倆雖然生來是女子，難道一定甘心落後麼？」

「當然不甘心！」柳子認真地說：「而且想到法國去工讀的計劃已經這樣失敗，我倆必須再激再勵了！」

「一經結婚，就要發生種種家累，那末喫虧的是女子，犧牲的總也是女子；爲着避免這些個，我倆這樣結合起來實在也是很好的！」

碧栗輪眼看了看柳子，柳子迎着她底視線向她點了點頭。碧栗繼續說，『再說對於昱光和克定，他們已爲着我倆受了這樣大的創傷，爲着我倆這樣氣憤這樣漂泊着；即使不怕他們再來麻煩，如果就同別個男子去親近，自己底良心上總也有點過不去。況且，昱光以後，想來同我說好的男子不知道已經有了多少；男子總有男子底討厭地方，我總覺得他們好的方面未必優勝於昱光，使我爲難的地方，倒好像原是千人一律的了！』

『男子的確都有討厭的地方；』柳子應和，『我是，自從克定爲着我連次跳了河以後，對於男子，簡直一看到就害怕起來；只是在想像中，在記憶中，總還留着男子底美好的印象罷了！』

「男子委實是可怕；這個，說得好聽點，一同男子接近，好像是被愛神底箭射着了，雖然有點甜蜜，可是甜蜜之後，不是苦痛，便是煩惱，說得不好聽點，這正如中毒；一經中毒，就得腐爛起來了！」

「最好是避開！」

「所以，我想；那箭頭上底小小的糖粒，只有不會嘗着味道過的才會看得眼熱，才會去上當；我是不願意再作嘗試的了。我已經一目瞭然，那糖粒原如金雞納霜的丸藥，含着甜味的只是外表薄薄的一層，裏面全是苦得要命的。很快地囫圇吞下去，才會只感到點甜味；仔細分析起來，實在是太不堪問的呀！」

「比方得好！」

「但是，柳子！現在我要決意主張：我倆實行結合，永遠合作下去。我倆底真正目的，最重大的意義，是在創造出一種新的生活來！如今我們女性已被壓迫得夠久了，已經犧牲得夠大了。我倆以後必須努力奮鬥，必須喚醒婦女界，共同起來提高婦女底地位才好呢！」

「碧粟！我絕對同意！」

三

四月十四日

星期日，陰晴。

現在我不再覺得悲哀了，我已有了新生命；我是充實的了。我底「昱光」已經回來，而且，只是回來了可愛的「昱光」，可怕的「昱光」不會跟着回來。昨天是星期六，住在本地的同學都已回家去；一到晚上，同房間的，阮瑛以外，只剩得我和柳子兩個人了。肥胖的阮瑛一經睡熟總就呼呼地大起鼾聲；大概因為她在日間多跑了路，喫力了，昨夜她底鼾聲來得格外響。她那鼾聲響了三四分鐘以後，柳子先輕輕接連叫了我幾聲，「碧栗；碧栗！」她叫得真是親暱。我回答了她，她就趕到我底牀上來睡了。其實天氣已經和暖，因為她只穿着單衫褲，好像怕她凍壞了似地，我連忙掀開被窩把她裹住，我倆緊緊地相互抱着，一點也不響，一點也不動；足足

過了十分鐘，柳子才把她底手臂從我底腰間移到我底頭頸下。

當初柳子呼吸得很是迫促，大概因為她從她底牀上趕到我底牀上來的時候有點驚慌。我倆這樣緊緊抱着睡在一起，雖然是突然的事，好像原是很自然的；可是總也覺得有點異樣，所以我也是很緊張的樣子。不久柳子底呼吸舒緩了；我也就不再感到異樣。後來柳子把她底嘴巴移到我底耳朵旁，先輕輕叫了我一聲，隨即問我，「好麼？」

我不知道她問的是哪一點，並不加以研究，立刻這樣回答了
她，「好的，好的！」

其實何必加以研究，她究竟指着哪一點；反正我是什麼都覺得好的。在她一手撫摸着我底肩背的時候，我是個個細胞都活躍了呀！

月光從玻璃窗射將進來，映得柳子底臉頰和嘴唇，分外紅潤，也分外鮮豔，更其是她底頭髮，蓬鬆得真動人呀！

以前，我知道在花下樹間的柳子，比在教室裏的柳子來得活潑勇敢；在燈光下的柳子，比在日光下的柳子清秀美麗。哪裏知道，月光下的柳子才更好看，深夜靜寂中的柳子才更可愛呀！但是，她對於我是勇敢強烈的，是守着有爲的男性的態度的！她被我瞪眼注視了一下，就猛力吻了吻我說，「你真是個美妙的姑娘呀！碧粟！」

我愛你！」

我連忙也說，「我也愛你，柳子！」

不知道怎麼一來就睡熟了，直到天已大亮才醒來，我們還是緊緊地抱着。柳子連忙溜出帳子去，假作是從她自己底牀上起來的；好在貪睡的阮瑛還在呼呼地打鼾。

這樣的甜蜜，是從來沒有嘗到過的；這樣的安慰，也是從來沒有嘗到過的。以前昱光也曾撫摸我過，也曾猛力吻我過；他有着更多的花樣，當時何嘗不覺得很好，可是同時總也有點害怕；那種怕是無從抵擋的，因為有着多方面的複雜的關係。

現在我底昱光已經回來了，而且已經去掉了可怕的因素，是絕

對可愛的了，因為這原是柳子呀！。

以前我也曾同柳子在一張牀上睡過，因為學校裏已經放寒假，同房間的人走散了，兩個人害怕，勉強同睡了兩夜。那是：各人一個枕頭，各人一個牀頭；好像同我底姊姊睡在一道，也像是同我底母親睡在一道，只覺得不大便當，要當心使腳勿隨便伸去觸動她的。

同是柳子，以前的柳子同我何嘗不要好，可是至多不過好像原是姊妹；昨夜的柳子却大不相同了，這是有了愛情的關係的緣故。這樣看來，愛情的確是偉大的了！啓發我愛情的是昱光，但他也給了我痛苦，可是，這並非他底不好，自然也不能承認是我自己底

不好。現在柳子這樣同我發生愛情的關係，當不至於演成什麼大問題，只要柳子和我自己知道得清楚，於別人是誰也不相干的。有了柳子，使我覺得希望無窮。柳子把我從愁悶中救出來了；她是再造了我了！

有了昨天底一夜，今天我是何等興奮；什麼陳年的往事都想起來了：以前我總要恨我底父親，也恨到我底母親。現在覺得這都可以不必了，昱光是更得諒解。只是母親，我總掛念她。柳子已經給了我愛情，使我充實，將使我底能力濃厚起來；只要以後我能做出事業來，能夠提高婦女底地位，就是報答母親的了罷！自然，我要始終奮鬥下去，我要努力；有了柳子，我是不怕什麼的了！

四

月湖三面環着山，一面緊靠繁盛的街市；風景幽美，交通便利，古跡又多，是早就出名了的勝地，其實這街市繁盛底原因，就是從各處趕來訪游月湖的人很多。湖中有着一個島，由三條長長的堤聯絡各方底湖邊，把全湖劃成三部分。島上有一座小小的山，叫做獨山，已經開闢爲公園了。碧粟和柳子底學校，就設在這獨山公園底一旁，校舍沿堤臨湖，正在由街市到這湖上來的要道。

湖堤底兩邊滿種着花木，間株楊柳間株桃。當春末夏初的時節，千瓣的桃花怒放，細軟的柳枝輕舞，盈盈的湖水微波着迎笑；步

行在那裏是不容易感到疲倦的。這是星期日底早上，碧栗和柳子同道在這堤上走向街市去。迎面碰着趕來游玩的人很多，平均計算，大約她倆每跨三步可以碰見一個，跨五步就可以碰見成對的。還有坐在小船中在水上划着的。其中有的因爲辛苦工作了一星期，趁着假日來游散一下；有的無非一年半載趕來一次；也有因爲遠隔，終生不過暢游一趟的。他們趕來的目的，有的是賞風景，有的是訪古跡，有些人是度蜜月，有些人正在初戀，藉以促進愛情。總之都是盡量裝束，盡情表現的。這種遊人時刻在更換，每日不同，碧栗和柳子却無時不可以見到許多。她倆原如在流動的廣告場中，也像是在表情的陳列室裏。這時碧栗穿着綠嗶嘰的翻領西式上衣，她總喜

歡穿着綠色的衣服，好像原是祈求和平的象徵。柳子愛有強烈的刺激，一向喜歡蓮青的顏色，這時穿着的上衣也是紫色花紋的。她倆都繫着玄色裙子，很短，因為練習排球和籃球跑健了的四條腿，露出得很多，顯得挺而有勁。

經過月牙橋，從橋頂上下去時，柳子跑得很快；碧栗追趕上去，把她底手臂挽住了。柳子連忙掙脫那手臂，說，「現在許多同學都說我倆太要好了，恐怕被他們覺察，注意避點嫌疑才好呢！」

「他們是忌妒呀？」碧栗笑着回答。

「自然，這也是難怪的，我倆委實是要好。」

「可是他們只知道我倆形式上底要好，哪裏知道我倆精神上團

結底堅固呢！」

「但是，碧栗！」柳子笑了笑說，「剛才看到成對的青年，不知道已經多少了；他們肩並着肩，手挽着手，噤哩咕嚕親密地談笑着，你看得羨慕麼？」

「我在以前看到這種情形，總要不由地憤慨起來，」碧栗表露宿感地回對，「自然，因為要引起我那不堪回首的往事來。可是現在不再感到什麼，只覺得他們是平常庸碌的了！」

「爲什麼？」柳子信口探問。

「現在不是已經有着你了麼？碧栗瞪眼看了看柳子回答，「柳子！你不覺得麼：他們何等簡單，何等淺薄，真地只是一個男子同

一個女子這樣結合起來！他們將來可有什麼結果呢？只是製造出幾個小孩子出來罷了；我是只覺得肉麻呢！」

「但是以前你同昱光，不是也有過這種情形的麼？」

「那時還不知道有這樣可愛的你；不知道會有你來這樣愛我。」

柳子！你不覺得我倆底愛情可以超過任何人底愛情，超過一切的愛情麼？」

「這我自然覺得。而且，成千成百經過的人中，實在一個也沒有像你這樣可愛的；且不說學問和思想，就是面貌和態度，可有誰能夠來同你相比呢？」

「你覺得是這樣的麼？」碧栗笑着應和，「那末，像你的更

其不用說了！」

柳子聽了先微微地笑了一陣，隨即旋轉臉去看了看碧栗。

「碧栗！」靜默着走了些路，柳子開口說，「但是他們也都覺得對手原是十分美麗十分可愛的罷；你看他們底神情，不是都現得非常高興非常得意的麼？」

「是的呀！這就是所謂「情人眼裏出西施」了罷！」

「自然，這也可以說是「醜婦蠢夫亦在意」了呀！」

日影橋在這湖堤底中段，正當兩旁湖面最闊的地方。她倆走上了這橋頂，風勢來得大了，把她倆底頭髮吹得亂飄，領頭也被掀動了。從橋頂下去時，柳子又不由地快跑起來，碧栗也追趕上去挽住

了她底手臂。這次柳子不再把手臂掙脫，而且很自然地伸出另一隻手去，揪住了碧粟底腰身。

她倆只覺得是安慰，有希望；好像桃花專爲着她倆纔開得鮮美，柳枝爲着她倆纔起舞，太陽也是爲着她倆上升而放光明的樣子。

五

碧粟

你七月十二早晨寫給我的信已收到。你要我叫你作妹妹，我自
然同意。『我底妹妹！我底最親愛的妹妹！』我一看了你這封信，
就吻着信紙這樣連聲叫了你，你可聽見麼？但我要把你算作弟弟，

叫你作親愛的弟弟，你同意麼？其實我只比你大得幾個月，你比我
能幹，學力也比我強，我得稱你作哥哥。就是你一定要算是女的，
也得稱你作姊姊，總之你是我底最親愛的，是最可敬愛的人兒呀！

假期中學校裏不讓本省人留住，我底母親又硬要我回來，使得
我倆這樣分離了。分離以後有這樣難過，這我現在是第一次感到。
以前初次離別母親，以爲是最難堪的了，但是現在還要難堪。最親
愛的碧栗，可見你是有着比同母親更密切的關係的了。

臨別的時候，你說你也在想念你底母親，苦於路遠不得回去省
視，叫我好歹安慰我底母親，這你也可藉以自慰。但你一到實行作
別，爲什麼眼眶上要現出紅暈來，來信也要說是因爲看不見我難過

得什麼都無興致了呢？

因為聽了你要我加意安慰母親的話，我好像是負着一種使命，路上只覺得全身緊張，倒還沒有什麼大難堪。可是一經到家，聽了我母親底『哦！柳因回來了』的歡呼，才如大夢初醒，一想到離開了你已經很遠，不由地深深的感到寂寞了！

回來的那天正是楊梅最多的時候；曾經幾次同你講過的家鄉有名的楊梅，紅得發紫的很大的一顆顆地顯現在眼前，只是使得我出神地呆看，沒有勇氣去喫，因為老是這樣想着，『這要同碧栗一道來喫才有意思呀！』

回來已經一星期多了，我老是躲在房間裏；事情雖在勉強照着

預定的計劃進行，可是思想用不來。這並不是天氣炎熱得發懶的緣故，實在因爲一經思索總就要先這樣想起來，『不知道此刻碧栗正在做什麼！』這念頭時刻浮現在我底腦中，連小說也看不好，一看到有點像你底情形的，固然要立刻聯想到你；一看到有關於愛的事情，總也就要聯想起我倆自己底事情來。母親以爲我不高興出去游玩，是身體不好的緣故，時常來探問我是否生了病。大概我底樣子的確同前次回來時變得很多了，我底嫂子，——是最小的哥哥底妻，我底大哥如今獨身，二哥也還不會結婚，這你都早就知道了，——一天在同我底母親這樣說，『看柳妹變得這樣沈靜寡言的樣子，恐怕她在外面已經有了合意的人了！』因爲我到堂前去喝茶，經過

我母親底房門口，所以被我聽見了。這的確是她底經驗之談，但如把你指給她看，她會說你就是我底合意的人麼？最親愛的！這是我倆特有的富於趣味的情形呀！

曾經向你多方求愛過的馬二，現在居然寫信來給我了。信是昨天收到的，說是想向我借鈔槐花之香的曲子。很簡單的一點點事情，信紙寫了一大刀；「司馬昭之心」誰不知道？男子底心理總是這樣的，以為看了他底肉麻的字句，就會得愛他了。碧粟！我倆已經愛得這樣密切，無論如何不會再去愛別人，他還不清楚，不怕來碰釘子，真有點阿木林些些！如果不回答他，在同學底名義上似乎不妥當，總覺得不大方，也好像是怕他了。要是寫信回答他，他會得

當即再來麻煩，碧栗！我想由你把那槐花之香的曲譜交給他。你曾經寫給他過那麼嚴厲對付的信，他對於你已經心死，忽然由你交給他這東西，這可以發生幾點效果：一，在我並非不理他，却表示不願意同他多來往；二，由此可以暗示他我倆間底關係，使得他莫名其妙，怎麼他寫給我的信，由你給他東西作答了；三，他對於你的念頭，也許死灰復燃起來。總之可以使得他驚奇一下。這自然是玩弄他的了；反正並非我們存心要玩弄他，是他自己來討沒趣的。他老是東撞西撞，使人為難的時候多得很，給他也喫虧一下，這不是很好的麼？平常一般女子受了男子種種作弄，苦於無人商量，現在我倆有着這樣特別的情形，這確是他所防不到的罷。哈哈！就送去

罷，反正你們都留住在這裏！

天氣熱，我自然當心保護你所有的我這身體，你也務必注意愛護你那我所有的呀！祝你

快樂！

你底柳子七月十六日

六

八月八日，（星期四）

晴，熱。昨日一天底經過，我是永遠不會忘記的了。昨天早上我正在洗臉，阮瑛慌忙地跑來報告我，「碧栗！不好了，我們底好先生死了！」

我還以為她是弄錯的，還希望原是她說錯的，連忙問她，「誰死了？」

但她是明明白白這樣說的：「柳子底哥哥，我們底好先生，昨天晚上死在醫院裏了！」

柳子底不幸。就是我自己底不幸，況且他，我們這位好先生，原是我所最欽佩最敬愛的呀！

早餐是喫不下去；當初不知道他死在哪個醫院裏，也不知道柳子已經趕了出來沒有，只好東呆站一會兒西呆站一會兒去探聽。男同學畢竟勇敢得多，九點多鐘就有去探視得遺體回來的了，我不顧一切，一碰見從外面回來的便探問，連一向討厭的馬二也變爲可以

相信的了。幸虧有他那個多年要好的朋友在那裏料理一切，我約十一點鐘尋到那個醫院裏時，柳子也已被電報叫來趕到了。以前怎能想得到呢，好好地分別，竟要這樣來會面？柳子見了我就大哭起來，叫她怎能不哭呢，我也只好陪着痛哭了。

遺體陳在一張竹榻上，樣子瘦弱得不堪，但他那清秀的容光依然存在。我知道柳子看着是十分痛心十分悲哀的，不知道她可明白我實在也是這樣的不一！

我沒法，只好緊握着柳子底手同她說，『柳子！有了這不幸的事情，我倆更要團結得堅固了！我倆一定要努力深深研究來繼承他底事業！我倆一定要盡心竭力來宣揚他底藝術！』

這在我是表示盡力地安慰她，也是表示盡情地尊崇他，同時我自己也藉此下了自期的決心了！

從此我必須更加用心愛護柳子了！因為他底死，我對於她添負一種責任了。我必始終愛護她，我固然要安慰她幫助她，也必隨時勉勵她，督促她；我不惜犧牲自己，只要能夠使得她有所成功就好了！

現在他已經死了，冷了，硬了，放進棺材裏去了，不久就要腐爛了；這些都是很平凡的現象。但他是個奇特的天才；他有他底藝術遺留給我們，猶如明星底光輝，將永遠昭示後來的學者！

「人生的路是寂寞的，」他時常這樣說，「藝術家要在這路上

種下些花卉，使得後來者覺得熱鬧點。」

這些雖然是他感到悲觀時的話，可是他的確種下許多花卉來了。他底身世是何等奇特呀，照柳子底報告，他自己說是十四歲時已感到了深長的失戀的悲哀，到死依然獨身。許多年以來，從沒有一個人知道他在同哪個女子談愛情。但他底言語是何等使人感動呀，輕微的語聲，耐人尋味；無形的暗示，影響很大。以後我一定要把他底各種情形描寫出來，做成一篇小說紀念他！

敬祝他底偉大的心靈安慰！

柳子恩恩地趕來，什麼也沒有預備，現在又恩恩地回家去了。有了這不幸事情，自然她愈應該去安慰她底母親了。但她也已同我

說定，她將設法提前出來，我倆可以隨時商量辦法。暑假快快過去罷！

七

一九二九年冬的寒假裏，學校照例不讓本省人的柳子留住，可是她和碧栗間底關係，已憑本能地進行到了試行組織家庭的程度。她倆在那學校附近租得一間房子，在本來用作取暖的煤炭爐子上親手共同燒飯，共同做菜。自做自喫，菜是鹹點淡點都好的，飯是燥點爛點全無妨，只覺得是趣味濃厚。

在這房間裏，她倆以外沒有第三個人，無須再等到星期六阮瑛

響起了鼾聲，才偷偷地同睡在一個牀上；對外說是因為房間小，人少，晚上害怕，明明只設一個牀鋪，只是兩面都擺上一個枕頭。虛設一個被窩就是了。可是，沒有明白她倆內容的人，總只當作兩個單獨的姑娘看待。固然，兩個人都時常收到求愛的信，也時常有男性的同學去探訪，雖然這種種無非使她倆多些談笑的資料，總也感到麻煩，有些時候還受窘。

這時柳子老是靜默着，顯得非常愁悶已有一天多。碧栗知道，她這樣是從接到了封她家裏底信開始的；當初以為她底家裏有人病了，但她明說不是。問她爲着什麼事情，她只是緊張着臉搖搖頭。

『究竟爲着什麼呢？』碧栗不耐煩迫切地問，『連同我也不肯

明白說，這一定是很奇怪的事情了！」

「有什麼奇怪呢！」柳子懊惱地回答，「也是「討厭」的事情就是了！」

「誰呀？」

「就是你知道的那個中年男子。」

「阿，柳子！」碧栗認真地重聲說，「這你當然萬不可以答應，不過怎麼會得從你家裏底信上發生這事情的呢？」

「這就是我愈加覺得討厭的了！」

「但是，柳子！無論怎樣討厭的「討厭」事情，我總一定要替你竭力設法去對付，這我有着兩個重要的關係非這樣做不可：第一

，我自己已經非有你不可了，當然不能夠眼看得你被別人奪去；第二，就是拋開我自己來說，我對於你早就認定有着愛護你保全你的責任，你有了困難的時候，當然是要替你排除的了！究竟是怎麼一回事呢？那個中年男子怎麼對你來多事？詳細告訴我罷！」

柳子不作聲，過了許久才冷笑了笑說，「他，我一向認得，同我家裏底人也都熟悉，這你早就知道了，是不是？」

『是的。』

『因為是從小就認識的，關係又多，所以一向隨隨便便，好像原是自家底人。大哥死後，說我同他的閒話的人很多。他已是個這樣年紀的人，其實我同他會有什麼關係呢？只是因為有事情要接洽，

常常來來往往，有時在一道行動，空閒的人就造出捕風捉影的謠言來。不料他竟也像是在做春夢，居然也同我說起夢話來了。近來我對待他得很冷淡，很少同他來往，有些事情故意避開了他。可是愈對待得他冷淡，他底夢話反而愈多了。一星期前的樣子，他寫了一封很長的信來給我看，是寫給我底哥哥和姊姊的，說是覺得我和他已需要一個訂婚的名義了。我氣憤得說不出話，什麼也不回答他；臨走他說就要把那封信郵寄了，我仍然不回答他什麼。不知道他是故意的還是的確猜不透我底心理，過了兩天他又擊了那封信來，說是真地要實行郵寄了。我是愈加氣憤了，一句話也不會回答他，只是冷冷地看着他。現在家裏來信，居然表示他那封信是可以發生效

果的，特地來徵求我底意見，你想這可氣不可氣呢？」

「你當面不曾明白表示拒絕他，是不是？」

「是的，不過事情原是這樣不能夠的，而且我暗示也已給他夠了，最可氣的是家裏居然會承認他那封信是可以發生效果的！」

「其實，」碧栗思索了一下慰勸說，「這你不必多怪別人，你是應該先有明白表示的。可是事情也並不怎麼爲難，不是只要寫封信到你家裏去表示拒絕就好了麼？」

「我覺得討厭，因爲他那封信寫得很長，說着種種瞎理由。家裏底人會得這樣寫信來，大概相信了那種瞎說的理由。寫回信去非統統礙倒不可，所以我懶得做，我覺得討厭，我懊惱！」

『那末我替你代寫一封就是了，或者由你自己鈔過一遍，免得筆跡不符。』

『這也得過一陣再說，此刻我不高興來提這種事情。現在我並非只是單獨氣他，像他這種年紀的人本來沒有多事的必要。碧栗！我是想有個澈底的辦法，使得以後不再常有「討厭」的事情發生才好！』

『那末，』過了一會兒碧栗笑着說，『我倆來公開結婚好麼？像陳佩貞蔡定坤和胡芝香，當初她們也是常被人家麻煩的，一經結婚就再也沒有人去多事了。』

『公開結婚麼？』柳子也就笑了笑回答，『我倆這樣，別人總

以爲兩個都是女的，不會以爲是同他們開玩笑麼？如果實行起來，可有誰肯來給我倆做證婚人呢？又可以叫誰來做主婚人呢？哈哈！難道你可以去請你底父親或者哥哥來主婚，說是你要嫁給一個女子了？」

「哈哈！」

「你真是異想天開了！」

「可是柳子！我倆已經這樣異常地做了，我倆這種結合的確是不平常的，自然，我倆底辦法也得是特別的了！」

「但是沒有人肯來證婚總是不行的呀！」

「自然還得再想法子，你不要着急呀！」

『要是做得到，』柳子獨自笑着說，『有人肯來做證婚人，家裏底人也肯來主婚；兩個女子行起交拜禮來，那倒確是很有趣的事了！』

『哦，碧栗！』柳子注視了一下她談話的對方又說，『我記起來了，兩個女子行交拜禮，這在我們那裏倒是有過實在的事體的。那還是舊式的結婚，叫做「拜堂」。不過其中有一個是穿着男子衣服。因為新郎在外面，趕不到；迷信的人以為改變「拜堂」的時辰是「不順流」的。結婚的儀式早就預備好，一時改變也是不容易的了，所以就由妹子扮做新郎，成為兩個女子的「拜堂」了。』

『可是我倆不能照樣來辦罷！』碧栗興奮着出神地說，『你底』

大哥不是已經死了麼！」

「自然，這樣我無非是隨便談談的。」

「但是，」碧栗瞪眼看着柳子又說，「如果你底大哥沒有死，或者可以借一借他底名頭，反正他還是獨身的！」

「哦哦！」柳子突然感悟了什麼似地說，「你是在這樣想的麼？唔！碧栗！如果他還活着，或者可以由他來替代我行交拜禮。在公開的儀式中，你同他去行交拜禮，你可願意麼？」

「阿！」碧栗深深地歎了口氣說，「他已經死去了，不要再這樣說了罷！」

她倆相互瞪眼注視了一下，各自靜悄悄地思索了。

「法子有了，」過了四五分鐘碧栗忽然打破靜寂說，「只要去買一對戒指來，我倆各在手指戴上一隻；這樣，就可以表示已經同人訂了婚，對內，這實在是我們倆自己底訂婚，對外可以不必明明白白地說出去，只表示已經同人訂了婚，當然不會再同別個人去談愛。要是再有男子來「討厭」，再有男子來多事，只須把套着戒子的手故意伸出去給他們看。如果還是不識相要嚙嚙，再把那手搖將起來使得注意就好了！」

「這倒是一舉兩得的了！」

「可不是？反正我倆自己，不是你也曾經提議過，原也需要兩個戒指來作為親密的標記麼？」

『是的呀！那末明天就去買來實行罷！』

八

月湖成爲有名的勝地，是因爲有山有水，而且來得明秀。稱作月湖，這是要在月光下面欣賞才能看出幽美的真相的緣故。月亮不是每晚都圓而顯現的，往來游玩的人，大都只得在日間欣賞，很少能夠看到月湖底真相。碧粟和柳子，久住在這湖上，所有優勝的各個點，早於無意中逐漸領受。習以爲常了，同一般住在別處的人比較，却反覺得少了一處可以游玩的地方，因爲別人可以趕來游月湖，她倆已經在月湖，無可再去了。但她倆並不貪戀風景，爲着學業，

爲着前途，她倆不怕冒險喫苦。只是天性好美的她倆，仍然隨時享受所在的勝地底風景。一九三〇年夏；這時重要的功課都已考試完畢，空中只浮着些許稀薄的雲，將成正圓的月亮在東面柳樹梢頭上升。她倆並坐在橋邊柳樹下底石凳上，她倆底陰影落在平靜的水面。螢火在堤邊底荷葉叢中閃亮，提琴聲在遠處飄揚。

「如果只是爲着目前的生活着想，」碧栗考慮了一下說，「像去年冬天租一間房子來住並非不好；早上可以出去寫生，下半年外面大熱，可以躲在房間裏看書。」

「每天傍晚還可以定出一個鐘頭來釣魚，」柳子應和，「到了晚上，又可以常到這裏來坐着練習口琴。」

『可是，』碧粟又說，『現在正當轉變迅速的時代，如果老是苟安於一處，將來即使不存心墮落，也難免做時代底落伍者。現在我們所領到的講義，在教室裏所聽到的話，在一二十年以前，大概都可以說是新的學說，新的理論，可是現在，只要常常留心翻閱各種雜誌，就可以知道十九都是陳年的了。柳子！你不覺得這樣麼？』

『連他們編講義的人，自己也有明說的，』這還是從前的學理，同現在新的學說自然不同，不過最新的學理這裏還不適用。』從這種地方看來，可見這個環境委實是守舊的了。』

『所以我主張趁這個暑假到外面去走走，至少可以換換空氣。』

這個環境，不但是守舊，簡直根本不行；什麼事情都在苟且敷衍，講到思想，好像原是老在一處打圈子，直線進行的氣味是一點也沒有。我進雕塑系實在是弄錯的了。就是將來能夠好好畢業，可有什麼出路呢？在這樣混亂的過渡時代，可有什麼地方用得着雕塑的人才呢？如果已從外國畢了業回來，或者還可以在學校裏教教書。可是要教雕塑的學校也不多，目前不是還只有這樣的一處麼？倒還是你，圖畫底用處比較廣點；就是普通的中等學校，總也是需要圖畫教師的！」

『好了！』柳子連忙否認說，『講到謀生的出路，我比較你，可有什麼優點呢？要靠圖畫賣錢是太難了，你看我底大哥，名望不是

夠好了麼？他底天才固然來得大，技巧是夠精練的了，也是夠肯用心夠努力的了。可是，他還是死於窮困的；因為租不起適用點的房屋，在一間樓房裏，又小又熱，還要使他受到不快的強大刺激，可以說是被活活地逼迫死的；他無非因為有着負擔，不得不耐心受氣。總之，要靠圖畫謀生是很不容易。不幸我也學了這個，不是出路原同你一樣為難的麼？可是碧栗，我倆這樣研究，是順從我倆底志趣的。能夠保全志趣，也就不能說是不好。只是為着生計，還需要一種容易謀利的副業就是了！

『你這些話說得很不錯，不過，柳子！在這樣緊張的時代，謀

生計原是比较都重要的呢！而且我倆不能夠只是弄好了自己底飯盤就算滿足，還得顧到一切女子，像我倆底母親的，實在看不過去。我倆一定要來擁護婦女運動，一定要實行婦女革命，這自然要先從自己能夠職業獨立，經濟獨立，人格獨立着手實行！」

「你又來『柯崙泰夫人』底談論了！」柳子笑了笑。

「你不願意做個柯崙泰夫人麼？」碧栗重聲責問。

「誰說不願意？」

「可是，柳子！我倆要使得以後的女子個個都像柯崙泰夫人的樣子才好呢！」

「你真說得勇敢！」柳子說着擊起手來在碧栗底臂膊上拍地打

了一下。

「並非只是說說就夠，柳子！這是我倆應該實行的呢！」

「做什麼？」

「做柯崙泰夫人。」

「但你現在是柳子夫人呀！哈哈！」

「那末你是什麼呢？」碧栗也就擊起手來在柳子底臂膊上拍地打了一下說，「你是碧栗夫人呢！」

「我是柳子！哈哈！柳子夫人比柯崙泰夫人更能幹，「她」會使得以後的女子個個都變做柯崙泰夫人！」

映在那平靜的湖水面上的並列着的兩個陰影忽然合成一個了，

碧栗覺察她底背部加上了溫熱的重物，知道已被柳子用手揪住了。
『要被人家看見的呢！』碧栗輕聲說，『怎麼你會這樣不怕不好意思的呢？』

『被人家看見有什麼要緊？』柳子回答，『反正我倆都是繫着裙子的。可是，剛才你說的話，你倒不怕被人聽去是難爲情的麼？』

『什麼？已經被人聽去了麼？』

『說輕些罷，』柳子微聲說，『他們已經走近來了，我倆把頭俯下一點就是，免得被他們看明白臉相。』

『啊唷！』過了四五分鐘碧栗起身來說，『他們談得真親暱，老是唧唧噥噥的！可是，柳子！我幾乎連氣都透不轉來了，你何必

把我壓得這樣緊呢？」

「哈哈！我聽他們說得太親暱，也就要同你親暱親暱了呀！他們用嘴巴談笑，我倆是這樣，——剛才我在吻你底頭髮呢，你沒有覺察麼？」

「大概他們是在度蜜月吧？」

「是的罷；我倆也正在度蜜月，在月亮底下的甜蜜，這不就是度蜜月麼？哈哈！不過他們是有形的度蜜月，我倆是無形的度蜜月，我倆都這樣繫着裙子，誰會想到是正在度蜜月的呢？」

「怎麼你今天這樣高興？柳子！今天你考得很得意罷！」

「正度着蜜月呢，自然高興的！不過碧栗！我倆還得再來討

論，再來計劃，究竟應該怎樣利用這個暑假？自然，這是個給我倆利用換個地方去度蜜月的好機會。不過我倆還是重在謀進行，也要補習，也要推廣識見。既然元乘和竹英發起在淞南組織畫會，而且已經寫信來邀了，就去加入也好，你看怎麼樣？」

『我本想到繁盛的都市去；像這裏，只是風景好，對於社會底變化太隔膜了。我倆是已須實行到社會底裏層去的了。不過淞南想來也好，固然，元乘和竹英我早就認識他們，淞南又是你母校底所在；而且交通也還便當，是不是？』

『是嗎！』柳子順熟地回答，『只要兩隻角子可以到北火車站，無論汽車黃包車都行，坐火車是更加便宜了。我倆都可以到我

那母校去借住。那裏底風景，說起來，不像這裏有山又有水，可是我很喜歡，大概因爲多西式的建築物，是富於現代性的緣故。我那母校附近有一所全是綠色的住宅，或者那建造的人是個世界語主義者，所以連房子都要全用綠色來象徵和平的祈求。以前我底大哥也很讚美那所屋，說是不但顏色來得悅目，結構也很玲瓏可愛。碧栗！到了淞南以後我一定要陪着你到那裏去游玩。等到將來我倆都能夠賺錢了，我倆也得建造一所畫室，不必大，只須適用就是。我倆固然要憑印象底湊合來創造，如果碰着了美妙的一「模型」，我倆就得工作起來：我作畫，你塑像，同一模型，同時兩用。這樣過了二三十年以後，那小小的畫室裏就可以具備世界上底一大部分的美

觀了！不過目前我倆還得繼續基本的練習，要把專門的研究加深提高，同時找尋副業，隨機應變，學習謀生的知識技能。」

『無論如何，』碧栗連忙補充說，『我倆總得隨時考察社會底狀況，研究社會底結構，討論改良社會的方法，預備應付社會底變化。現在要做偉大的事業，總要懂得社會問題才行。如果實行到沁南去，就是不直接去改革社會，也得多買幾本有關社會問題的書來看了！』

『哦！我記起來了，』柳子忽然興奮起來得意地說，『碧栗！沁南實在有許多地方是值得你去考察的：那裏有特建的畫室，有攝影場，有新式的養蜂場，又有勞工學校；還有這樣的一種機關，就

是把無業的游民統統收進去，教導他們做各種事情，洗衣服，織布，種菜，養雞，所以那裏討飯的人是一個也沒有的了。」

「這倒是值得注意的！」碧栗讚美說，「我想那裏底教育一定是很好的了。柳子！老實同你說罷，當初我要接近你，這固然一半是爲着你底大哥的緣故；他底聲望委實大，他底人還沒有到來，同學中早就議論得什麼似的了。他底樣子又這樣引人注意。可是我們女子不好意思多去看他，所以常來找你探問你。同時，實在也因爲同你一道轉學過來的，許多人老是在一道，談談笑笑，男女之間並沒有什麼隔膜，沒有什麼顧忌，大大方方，好像原都是自己底姊妹，——其實本該如此，以前我在家鄉中學裏也是這樣的。可是這

裏，大概是地方的關係，雖然名義上是男女同學的，實際相隔重重。我看不慣，所以你們一來，我就不知不覺地加入了你們底團體。當初你們同道轉學過來的不是很多麼：元乘和竹英等等？」

「是的，一起總在一打以上罷。」

「他們都是跟着你底大哥一道走的麼？」

「其中有幾個，還是從別處跟他到淞南，再從淞南跟着他到此地的呢！」

「可惜！」碧栗歎了口氣說，「他真死得可惜呀！」

「碧栗！」靜了一會兒，柳子威然說，「我在這樣的擔憂：怕得到了淞南，觸景傷感，抗不住悲愁。如今我從那裏得來的印象，

無處不是同我底大哥有着密切的關係的呀！」

柳子靜默了，碧栗也就不作聲。月球移進了一塊較厚的雲片，空中頓時灰暗起來。螢火在荷葉叢中閃亮得很是觸目，顯得陰森可怖。遠處響着的提琴聲，好像原是有限的愁緒。

碧栗俯下身去偎倚柳子，表示切心相愛；却被柳子撫摸起來。她就把頭倒在柳子底懷中了。

月球移出了那片烏雲，空中就恢復了明亮。

「我倆要勇敢起來呀！」碧栗突然仰起頭臉來說，「柳子！我倆要有計劃，要有實實在在的具體的計劃呀！」

「當然的！」柳子興奮着應和，「我倆要先來詳詳細細地討論

討論才好呢！」

「我已靜靜的想過了；」碧栗表示很有把握的堅決地說。「我倆要從兩方面來計劃：一方面是爲着我倆自己底事業打算的，還有一方面是爲着我倆底母親打算的。爲着我倆自己底前途，總得準備造成一番轟轟烈烈的事業；爲着母親，這先要謀占個相當的地位來解決物質的問題。我這裏所謂轟轟烈烈的事業，自然就是婦女革命婦女運動了。我倆因爲受了母親等給我倆的強大刺激，所以要決心從事婦女革命。要革命原是爲着我倆自己，爲着以後的婦女，也是爲着我倆底母親，好像兩個計劃原是一致的。可是時間的關係有先後，所以步驟也不同。爲着我倆底母親，急於在這個社會裏占到一

個地位，最好就得趕到外國去留學一回，這自然於我倆自己底遠大的事業也有益，所以這次去淞南，我倆外國文仍然要好好地補習！」

「這自然！」

「哦！」碧栗重行偎倚着柳子說，「只要我倆這樣愛着，我想你到了淞南，不會觸景傷感的。我倆要格外努力奮鬥，這原也是爲着紀念你底大哥的！我倆只有隨時來鼓勵自己的一法。我相信，愛情是使人增進力量的，是使人勇敢的，可不是麼？」

「這我也很相信！可愛的碧栗！你將永遠使得我有力量；來！讓我深深地親個吻，使我勇敢起來罷！」

「不，柳子！這裏路過的人很多呢，不是太不好意思麼？」

「那末趕緊回到宿舍裏去罷，時候也已不早了！」
月亮升得很高了，把路面照清楚了。她倆告別了笑着歡送她倆的微波，掀開垂柳底細枝，由一個從荷葉叢中飛上來的螢火作引導，在遠處提琴底深長的進行曲中走回了她倆底宿舍。

九

「算了罷！」柳子停搖了芭蕉扇子，把她躺着的身子旋向牀外懶洋洋地說，「這樣啲唔啲地，有什麼意思呢？」

「什麼啲唔啲地？」碧栗回對，「Violin Solo總是這樣的！」

「但我覺得太難聽了，」柳子又說，「就停唱了罷！」

「這張原是你最喜歡的片子呢！剛才唱的不就是「Deep in my heart dear」麼？」碧栗微笑着把旋盤上底唱片翻了個面說，「現在這一面是「Indian lover call」了，你靜靜地聽罷！」

「不，不！碧栗！現在我不高興，不願意聽這種聲音，不要再唱了罷！」

「法條已經絞緊了；如果不放寬，不是機器要壞的麼？且把這一面唱完，帶便放鬆機器；這是一舉兩得的。柳子！音樂原是使人愉快的，你現在不高興，聽完了這張片子，或者就會高興起來了呢！」

「你要唱下去就唱下去罷！我總不耐煩聽，因為我不但不高

興，而且懊惱着，只是不高興的聽了音樂或者會得高興起來，像你這樣高興唱的，大概愈唱愈高興了；我却是愈聽愈懊惱的。好罷！你只管你自己，不管我底難受，看你唱到什麼時候去！」

柳子這樣說了，立刻把她底身子滾向牀裏面去，隨即重行搖起芭蕉扇子來了。

碧栗驚疑了一下，也就走到牀沿上去說，『這真是冤枉的呀！哪裏是我自己要聽！原是爲着你唱的呀！正因爲覺得你不大高興才來這樣唱的呀！因爲你一向最喜歡這張片子，所以特地檢出來唱的。你不是早就在這片子底封套上寫了「Very good」的英文麼？』柳子不作聲回答，碧栗又說，還是起來談談天罷，多悶了也是

不好的。柳子！究竟爲什麼要這樣懊惱呢？

柳子仍然不作聲回答，照前搖動着芭蕉扇子。碧栗離開牀沿，跨了兩步就到靠窗口的桌子旁。她隨手收拾起旋盤上底唱片，打開橡皮頭的閘子，讓法條空自放鬆；有時旋得太快了，就關住一下橡皮頭的閘子，放寬以後把那留聲機和唱片匣一同搬到眠牀底下；又把本來放在眠牀下面的煤油爐子搬到剛才擺着留聲機的桌面上。

『柳子！』碧栗旋向牀上說，『你打算就這樣睡了麼！應該來洗臉了，洗了臉就可以把臉盆收拾好。我還想看點書呢！』

柳子並不起牀，也不作聲回答。碧栗等候了一下，隨手把臉盆連水端到牀底下，說，『等你起來要洗了，再掣出來也不晚。』

碧栗用着一團字紙，把那桌面上剛擺過臉盆的地方底水滴擦乾以後，就在那桌子旁坐下，展開一本厚厚的三十二開本的小說書來讀。她看完了五頁多點，因為已經告一個段落，就站將起來，走到牀邊，在牀沿上坐了下來說，「柳子！趕快起來罷！人是總要做得有作有爲的，你看娃茜莉沙多麼勇敢！她底行動真感動人呀！立刻起來罷！時間是非看重不可的了呀！你這樣懊惱，不是自尋煩惱麼？怎麼竟連最喜歡的片子也不要聽了呢？告訴我，總是有着原因的罷！」

「原因自然是有的：」柳子忽然放下了芭蕉扇子旋轉身子來說，「這張片子，我以前當然喜歡，現在當然不喜歡了！」

「爲什麼呢？」

「何必多說，不是一想就可以知道的麼？」

「怎麼呢？」

「你還要假癡假呆麼？好！我就明明白白地說出來罷：這一面是親愛的，深深地在我底心裏！另一面是印度戀歌，不是都要有着愛人才會覺得有意思的麼？從前我有着你做我的愛人，所以很喜歡，就寫下了那些英文讚美牠；現在是——」

「現在怎麼呢？」

「何必多說！」

「說說何妨！」

「現在你還像是個我底愛人麼？」

「哈哈！」碧栗苦笑了笑說，「你真還是個天真爛漫的小姑娘，我什麼時候說過不是你底愛人了？我什麼地方做得不像你底愛人了呢？剛才這樣開留聲機，固然，原想使得你高興起來；近來一天到晚地忙碌，買菜，燒飯，洗盥，難道只是爲着我自己？但我一點也不怨你懶得動，只希望你少發幾次脾氣就是了呀！」

「哼！」柳子這樣發了個鼻音，就又轉身向裏，不過不再搖動芭蕉扇子，只是靜悄悄地躺着。

「不要這樣罷！」碧栗緩聲說，「柳子！有話總得老實說，究竟爲着什麼，你今天又要這樣發起脾氣來了？」

「我並非只因爲一樁事情才這樣難過的，」柳子突然轉了個身，隨即坐將起來說，「爲着什麼麼？這簡單地說，兩句話可以概括的，就是：我已找不到認爲完美可愛的以前的你，却多了個看不慣推不開的現在的你了！」

碧栗聽了這些話，不覺驚愕了一下，隨即點了點頭說，「柳子！這你說得很對，我也有着同感；不過這是你自己改變了的緣故，以前的你同現在的你比較起來，真不知道差得多少遠多少大了呀！」

「且不說究竟是你變了還是我變了，總之我倆間已經發生了隔膜了。不過你是陰險的，所以還要這樣來假情假義，裝作仍然要

好。我是老老實實的，不會虛偽做作，所以也就老實說出來了！」

「這可並不是，」碧栗連忙用勁說，「你雖然使得我失望，可是我對於你仍然懷着極大的希望，所以始終一心一意地對付你，只是你不瞭解我就是了呀！」

「我不瞭解你麼？」柳子睜大了眼睛狠狠地說，「這是你不瞭解我呀。常常這樣：我頭痛得要命，想安靜一下，你總要來這樣麻煩，那樣麻煩；有時早上想多睡一會兒，總也被你吵個不了！」

「阿！」碧栗深深地嘆了口氣說，「這就是你不瞭解我的地方了呀：柳子！我要這樣，這是只爲着我自己一個人底前途呢，還是原爲着我倆整個的前途打算的？要是只爲着我一個人打算，我只要

顧全自己，什麼都隨你就好了。老實說，如果只有我一個人，我只要隨便買幾個包子來就可以作晚餐，不必多麻煩來自己燒煮了。今天晚上你是仍然不吃，我可忙碌得不得了，不知道少看了多少頁的書了呢！」

「你算是爲着我在犧牲時間；可是，碧粟！我爲什麼要你來這樣犧牲的呢？在這樣小的亭子間裏，又是朝西的，一到下午就像是個火筒，還要自己燒菜煮飯，真是弄得汗流浹背，烏煙障氣；我每天晚上都在頭痛的。我原是爲着陪你才來這樣受窮的，是爲着你犧牲的；現在你反要算是爲着我在忙碌，要我負擔爲着我犧牲了你底時間的名義，這在我不是兩重的犧牲了麼？要是你肯聽我底話，

一知道了元乘和竹英發起的畫會組織不成功，我那淞南底母校又不讓沒有歷史關係的你寄寓，立刻折回月湖去，固然經濟不至于弄得這樣困難，也不至於這樣吃苦了！以前有事總是大家好好商量的，這次要來這樣住下，却只有你一個人底主張。我不是當初就不贊成的麼？」

「阿！柳子！當初我哪裏想得到，你還是這樣脫不盡小姐氣味的呀！到這裏來，的確是我底主張，因為我認定這是個難得的機會：在這裏，固然可以補習文學，還有許多關於社會科學的講演可以聽，所以我就極力主張了。——是的，你以為那畫會沒有組織成功，這次的補習就是失敗的了；我却以為反而弄好了，知道轉過來

可有這樣的機會。但你近來老是躲在房間裏，開會了，也不去參加；有時竟連聽講都不出席：這才使我失望了呀！」

「我是不願意去麼？」柳子憤憤地責問，「碧栗！頭痛得連路都走不來了，還可以去參加開會的麼？」

「可是柳子呀！」碧栗表示發洩宿感地重聲說，「身體是要鍛鍊的，是愈鍛鍊愈堅強的，你不肯用心鍛鍊，無怪要不時頭痛了。你要知道呀：世界底潮流是這樣一天緊迫一天了，以後的生活是更非能夠克苦耐勞不可的了，怎麼還可以不從鍛鍊着想呢？」

「哈哈！」柳子苦笑了笑說，「你真會教訓人呀！可是碧栗！誰能夠把細碎的鐵砂一下子鍛鍊成鋼呢？誰能夠把木頭鍛鍊成鐵

呢？在這裏補習，我並非完全反對；要是早就知道有着這樣的地方，我也就要主張到這裏來了。不過總得有個相當的準備才行。你是因爲碰着了幾個熟人，這種情形也早就比我熟悉了點，所以還能夠勉強過去。但你不是也已黃瘦得多，而且常常要流出鼻紅來，不時歎着氣叫吃力了麼？」

「阿！說來說去，還是個不瞭解。柳子！你以爲我要歎氣是因爲吃力的緣故麼？我是只要能夠舒展我底心意，就是大大地流一番血，也覺得是很痛快的了呀！」

「這自然！」柳子認真地應和，「要是適合了我底心意，我就不會頭痛，即使痛了起來，也是無妨的了！」

柳子顧自重行躺倒了，但不再向着牀裏面，也不朝牀外，臉向着上，兩眼直看天花板。碧栗猶豫了一下，也就隨身倒在牀上，同樣地仰面躺着，只是各占一個牀頭；她底兩條小腿也仍然掛在牀沿外。

她倆一停止了談話，室內就清靜起來，當初她倆相互聽到迫促的喘氣聲，不久也就漸漸平息下去。於是時計底滴答聲可以聽得很清楚了，這是柳子長兄底遺物一隻鋼的捫錶所發的。她倆聽着，都很感動，各自發生一種特殊的反應。

這本是鄰近法國公園的地方，隨卽也就隱約聽到：鏗鏘的鋼琴聲正在遠處接連着響，還夾着斷斷續續的提琴聲。

『柳子！』碧栗仰起身子來照前坐着說，『今天晚上我打算不再看書，可是要同你好好地討論討論；我實在是爲着我倆整個的前途打算的，對於你仍然只有好意，一點也沒有存着惡意的呀！』

『難道我對於你存了什麼惡意麼？』柳子輕聲應和，『我也並沒有說過你對於我有了什麼惡意的話，只覺得不瞭解我就是了！』

『這就好了！所以我以爲凡事都得來詳細討論一番，免得再發生誤會，你說對不對？』

『你把要討論的事情立刻說出來就是了！』

『那末你也坐起來罷！』

碧栗說了就伸出手去拉動柳子，但柳子未經她底幫助，已經自

勸迅速地坐了起來。

『柳子！』碧栗柔聲喜悅地說，『我已細細地想過了，我固然始終忠誠于你，爲着我倆底前途，這就是爲着你；——我原是因爲愛了你，又受了你底愛，才這樣鄭重前途的！剛才聽了你底話，知道你也依然愛着我。你肯爲我犧牲，這樣陪伴我，足見我倆底愛情委實是很深切的了；只是事實來得不巧，所以時常發生誤會，反而弄得大家都很苦惱，這不是很可惜的麼？』

『可不是？』

『現在我倆要這樣時常發生衝突，』碧栗思索了一下又說，『好像大半都是爲着關於飲食起居的事情。其實這並非燒菜煮飯等

事底本身的緣故，以前，在寒假中，不是也這樣自己燒煮的麼？那不是只覺得有趣的麼？不是你也常常跑到街上親自去買蔬菜的麼？」

「是的呀！可是比較起來，情形是大不相同的了！」

「自然，」碧粟又思索了一下，接着說，「情形可是委實不同了，那是並非一定要自己燒煮不可的，無非是玩玩的，所以只覺得有趣。現在却真地非自己來動手不可了。雖然這裏附近有許多俄國菜館，三角錢一餐就可以吃得飽飽的，但我倆就是只要兩角錢一餐也還不成功呀！哦！許多青年本都可有甜蜜的愛情生活，本都可以坐在幸福的船中；但是一撞到了實際生活的暗礁，幸福的船就要擱淺了。現在這樣，就是我倆已經跨上了我倆底實際生活的道路；暗

礁來了，我倆還可以不當心遠避麼？柳子！我倆是兩條裙子的戀愛，這是隻特別的幸福的船，固然要格外當心駛行，就是不幸擱了淺，也得設法拖出險來的。即使已經沉沒了，也得用勁打撈起來才好呢！」

『你這比方固然不錯，』柳子笑了笑說，『你這主張我更贊成；可是，碧栗！這些都是抽象的話呀，現在我倆底「幸福的船」不是已經有點擱淺了麼？我倆是急須有個實行拖開這暗礁的方法了，你打算怎麼辦呢？』

『我倆除掉格外努力奮鬥還有什麼辦法呢？』碧栗放重聲音說，『我倆就得從事于實際的事業了，可以聽講的時候實在已經不

「多。柳子！這次在這裏倒真是個吸收智識的好機會；我勸你以後不要再睏早覺，凡是開會，也都去參加才好呢！」

過了許久柳子還是不作聲回答，碧栗等得不耐煩了，就又開口問她，「柳子！現在你還是不願意這樣麼？」

「現在怎麼了呢？」柳子反問，「要是可以這樣，不是早就可以這樣了麼？」

「那末，依你應該怎麼辦呢？」

「不是早就同你說過了麼！」

「回到月湖去麼？」

「你不願意回去麼？」

『我總不肯錯過這個機會；要是你實在已經非立刻回去不可，那末，柳子！我不來硬拖住你，你先回去就是了！』

『這可不成，碧栗！你仍然沒有瞭解我！你以為我只是自己住不慣，幹不慣，或者貪圖月湖底生活麼？我原是因為不願意你再這樣莫名其妙地冒險下去呀，在這裏，已將無法維持了，你却依然只管東奔西跑，今天這樣，明天那樣，什麼都要去趕場！』

『阿！』碧栗長歎了一聲說，『不瞭解呀！這真是沒法的呀！』
討論中止以後，她倆各自緊皺了眉頭，室內又靜寂起來。夜已深了，街上底汽車聲却愈響愈多。

碧栗和柳子靜悄悄地對面坐着，有時相互注視一下，有時各自

閉起眼臉來深深地思索。過了六七分鐘，談話聲又起來，柳子首先開口說，『碧栗！你所譬喻作暗礁的實際生活，我想，這好像原也是一面鏡子；雖然的確可以譬喻作暗中的礁石，同時確也是面明亮的鏡子呢！以前我覺得你是那麼完美可愛，但究竟是怎麼樣的，實在並沒有分析清楚。可是現在，到這鏡子面前來一照，就顯映出真相來，可以看得很明白了：你原是這樣的呀！』

『我是怎樣的呢？』碧栗興奮着問。

『你要我說麼？』

『是呀！因為我覺得你這個譬喻倒的確是對的；柳子！我對於你原也是這樣的呀！』

『那末你對於我也是有話要說的了，就由你先說好不好呢？』
『我就先說罷，柳子！現在，我覺得你實在是太固執，太不會順應潮流了！』

『哈哈！』柳子冷冷地說，『我要說你的，恰恰相反！碧栗！現在我覺得你實在是太浮動，太沒有主見的了呀！』

『不過，』碧栗認真用勁地又說，『柳子！你要知道，固執着一定的成見，不隨機變化，這是要落伍的，是不容易進步的呀！』

『但是碧栗！』柳子隨聲應和，『你也得明白，老是跑來跑去，東碰西撞，這是淺薄的行爲，更不容易進步，結果更要落伍的呀！你看，水手們終身在環遊地球，可以參加各種事情的機會是夠

多的了？是不是每個水手都有所發明，有所創見呢？能夠創造一種偉大的事業的，不總是先在研究室裏用一番功夫的麼！」

「阿！」碧栗閉攏了眼睛歎着氣說，「不瞭解是真沒有辦法的了呀！」

「這是真的，」柳子應聲說，「不瞭解可有什麼辦法呢？」

「阿！」

「真是可歎呀！」

10

九月三日

星期三，晴。

機遇真是夠壞的了；這次暑假，離開月湖時何等高興；滿懷着希望，以為很可以樂觀！到了淞南，一知道了畫會組織不起來，已經失望得夠難過。因為碧栗不得同道寄住，只好陪她轉到竹英底家裏。竹英家裏人多屋少，太不便當，也是太難為情了。碧栗却不管三七廿一。後來因為邂逅了幾個老同學，她就一味聽從他們底話，好像着了魔似的，硬要搬到這裏來住下。八九月的天氣本該已經風涼起來，經過霞飛路哈同路等地方的時候，委實已可感到秋涼的情形，但在這西曬的亭子間裏，一到下午依然熱得頭暈。

前天母親又寄快信來，說是手上底瘡仍然沒有好，而且又發了

癢了，叫我務必照約回到家裏去。預定回去的日子是昨天，現在她是正在掛念等候罷。照着情形看來，明天後天還是動身不得的。要她這樣着急，真是太對不起她的了。我這次出來委實不曾明白告訴她，沒有得到她底同意；她要多方疑慮本是不足怪的。但我並非不願意明白同她說，只是一經明白告訴她，她就不會讓我走了。這次我的確是騙了她，已經向她說了誑；這都是爲着碧栗呀！爲着碧栗，我不但犧牲了我自己，連我母親底老淚也被犧牲進去了。信上說是爲着我這次的事情，不聽她底話早就回去，已經哭了好幾次，這是實在的情形罷！但我何嘗不想立刻趕回去安慰她呢！我是早就想回去看她的了，這連碧栗也已經認爲應該就去安慰她了。哪裏知

道機遇竟壞到了這樣的地步，突然一封快信到來，知道碧栗底父親已被紅軍殺死了！

據說他並無故意同紅軍爲難的意思；被殺的原因，無非偶然間的誤會，實在是冤枉的。可是死得太慘了：先把兩隻耳朵割下，再把兩粒眼珠挖出，然後慢慢地弄死。現在碧栗老是哭個不了，一想到他死底慘狀就要哭，一想到她以後沒有了負擔學費的人也要哭，想到了紅軍這樣的舉動和以前他對付她的手段更要哭；這是不能怪她的罷，她委實是太爲難的了。

以前我底大哥死時碧栗能夠多方安慰我，現在我當然要盡力設法安慰她。可是我自己也正在困難中，她又不肯聽我底話，依然東

奔西跑；勸也勸她不住，跟也跟她不着。回來了，她也不要吃飯，只是痛哭；這真是太危險的了！

現在碧栗爲着探詢她家中底情形，要等候回信，當然還得停留。她知道我底母親正在着急，雖然叫我先走，但我怎能忍心讓她這樣獨自留着呢！已經到了這種地步，我也只好硬着頭皮再陪她下去了。但我底內心是多少焦急呀！

要是能夠使得我底母親瞭解，再在這裏留住幾天，本也無妨。如果碧栗能夠瞭解我，固然早就可以回去了。我不怪目前的碧栗使得我這樣爲難，但我真地恨她了；從這次暑假的經過，我已看穿了，她對於我實在太不瞭解，我倆原是同牀異夢的呀！

天色已經暗了許多時候，此刻夜已很深，碧栗還是沒有回來。她到哪裏去了呢？瘋婦一般的她不會在路上發生危險的麼？阿阿！在這裏我真是太爲難了：也沒有可以去商量的地方；二房東是法國人，這樣兩個又高又大的男子，我一看到就害怕。他們底娘姨是個白俄老婦人，只懂得一點點的英語，除非傳遞信件，什麼事情都差遣不來。此刻我除這樣寫寫日記，消磨時間，藉以抵禦愁悶以外，還可有什麼辦法呢？

阿！現在我真可以算是夠苦惱，夠爲難的了罷；但碧栗還是沒有回來，依然不肯聽我底話，更爲難更可怕的事情似乎正在繼續發生，還要擴大起來。這都是爲着碧栗：爲着我要愛她，她也愛了我

呀！當初以爲同男子戀愛好像是吃金雞納霜丸，只有外表一點點的甜味，內心原都是苦的；其實同碧栗戀愛何嘗不是這樣呢！以爲兩條裙子的戀愛是完全甜蜜的，原也是因爲還只吃到那丸藥底表皮的錯誤呀！

一一

陰曆九月十八底晚上，這在月湖是個熱鬧的時節。因爲附近山上底廟中，供着觀世音底塑象。許多迷信鬼神的人要於這時去朝拜，有些人並不迷信鬼神，無非是趕熱鬧的。月亮一點點地升高，第三宿舍裏就漸漸地清靜起來。這並非因爲夜已深了，大家先後就

寢，原是一個一個地溜走，也去參加熱鬧了。

『我倆也就可以走了吧？』柳子走近了碧栗招呼。

『不，』碧栗回答，『再停一會兒罷！』

『房間裏已經只剩得我倆了呢！』

『這我知道！』碧栗信口地說了，依然只管看她底書。

柳子退走了兩步，順便坐在一個鄰近的位子上；輕聲緩緩地吹起口哨來了。

約過了五分鐘，碧栗把她剛才看着的書合攏，放進抽屜裏，隨即站了起來，伸了個懶腰說，『好！我倆也就走罷！』

『就走麼？』柳子突然停吹了口哨問。

「還要等候什麼呢？」碧栗回問。

「可是我得換穿件衣服。」

「你冷了麼？」

「不，這件衣服已經許多時候沒有燙了；你看，不是皺紋很多了麼？」

「啊喲！」碧栗迅速地說，「這有什麼要緊呢？」

「不，我不願意這樣出去。」

「反正是晚上，柳子！人家並不會來細細觀察的，有了點皺紋有什麼要緊呢？我倆又並不去做什麼，無非趕熱鬧，隨便走一陣就是。算了罷！就走呀！」

『不，』柳子認真地說，『人家不會看見，我自己總是明白的。穿着有了這麼多的皺紋的衣服出去，是多麼難過的呀！』

『你真是只憑主觀的唯心者呀！』碧栗冷笑了笑說，『柳子！我總覺得你小姐氣太重了呢！』

『又是什麼「小姐氣」麼？因為要換穿件衣服就是小姐氣重了麼？如果這樣就算是小姐氣重，那末你底小姐氣是比我更重的了！碧栗！我問你，已經做好了的衣服要拆開來重行做過；已經穿了幾年的大衣要改做過，這不都是你幹的事情麼？你爲什麼也要燙頭髮呢？爲什麼出門去總要先把皮鞋擦一下呢？』小姐氣重，『你也配來這樣說我麼？』柳子狠狠地說了，就睜大了兩眼注視碧栗。

「好了，好了！」碧栗勉強笑了笑說，「我無非是信口說笑話，何必這樣認真呢？」

「信口說「笑話」麼？」柳子板着臉孔說，「你自己是像煞有介事的，預定要看多少配其書，一定要看滿多少配其，不管我等等耐煩不耐煩。對我却來這樣「信口說笑話」了！」

「阿！柳子！」碧栗辯解說，「這你又誤會了，我哪裏是要看滿預定的配其數目，我只是要看完一章書；告了段落，才有明顯的印象就是呀！不過，柳子！既然你一定要換穿了衣服才肯出去，你爲什麼不早換呢？你在等候我的時候不是空着的麼？要是你早就說定非換衣服不出去，我就不必先把書本收攏了；在你換的時候不是

我仍然可以看的麼？」

「你以為多看一配其的書，就多得一點進益了麼？」柳子仍然板着臉孔冷冷地說，「但我以為看書固然要緊，遊嬉也是要緊的。看書固然要認真，遊嬉也得實實在在地做去。遊嬉無非因為要維持健康，目的原是為着看書等事。現在像你這樣，兩三個星期拚命地看書做事情，兩三個星期就要生起病來修養了，結果還是不合算的。這不是因為對於遊嬉太不認真的緣故麼？碧栗！你底父親已經死了，只好讓他死去；我底大哥死得更早，也只好讓他死去。因此我倆自然要格外努力。可是一味死用功，生起病來，反而愈弄愈壞。我勸你不要再這樣死板板地呆用功，不要再貪小失大了罷！」

『可是柳子！』碧栗又辯解，『你實在還有着許多地方不會瞭解我：我哪裏完全是爲着貪圖進益；這無非是藉以寄託了希望；——正在努力用功，就覺得是有希望的了。我何嘗不想認真地游嬉，只是事實辦不到；一經安逸，就什麼難過的往事都要想起來了，我是只好拚用功來鎮定的了呀！』

柳子聽得一時很感動，隨即現出疑惑的神情來，却不作聲。

『柳子！』碧栗繼續說，『老實同你說了罷：現在我常常要生起病來，老是這樣生活不好，倒並非全是死了父親的緣故，一半原是因爲對於你太失望了呀！』

『哼！』

柳子這樣發了個鼻音，仍然靜默着。

『不過柳子！』碧栗又說，『今天我要這樣多看點書，却只是因為這本書原是借來的，不久就得去還；既然日間沒有功夫，只好晚上趕緊來看了。』

『不錯！』柳子這才放重了聲音說，『你底花樣真多呀！這幾天是在拚命地弄木刻了。碧栗！我真不懂，究竟爲着什麼，你老是這樣棄舊換新？你把已經有了頭緒的鋼琴放棄了，大家苦勸你繼續研究，你終於不聽；却來弄毫無把握的木刻。現在並沒有正式の木刻導師，但你偏偏喜歡了！』

碧栗不作聲，只是斜眼看了看柳子。

「是不是因為這是新有的花樣，所以你又喜歡了？」柳子狠狠地追問。

「阿！」

碧栗雖只這樣歎了一聲，但她自己覺得好像已經表示了許多意思，就是不瞭解實在是沒有辦法的；她已明明告訴了柳子，她要這樣拼命做事，無非藉以寄託希望。如今要研究起木刻來，原也是爲着這個。況且鋼琴還是貴族式得很的，木刻容易普遍，容易藉以謀生，這也是很明顯的。

談話聲停止了，柳子並不去換穿衣服，也不出去，她和碧栗兩個人依然留在宿舍裏。門外路上人聲很熱鬧，不時響着咕咕的汽車

聲，也夾着自行車底釘鈴鈴的聲音。

「好了！」過了許久碧栗突然這樣說了起來，「柳子！我等
你，你就去換衣服罷！爲着要維持我倆底希望來抵抗苦惱，一切由
我認錯就是了！」

「我不要換了。」過了許久柳子才這樣懶懶地回答。

「爲什麼呢？」

「因爲我已不高興，懶得換了。」

「那末就這樣出去罷！」

「我也不去了！」

「怎麼了呢，柳子？」

「與致已經沒有，懶得走動了。」

「一切已經由我認錯了呢，柳子！不要這樣罷，你這樣我要更難受了，我倆仍然一道好好地出去罷！」

「還是由我來認錯罷，碧栗！一切事情原都是我錯的呀！」

柳子這樣若無其事地說了，便站起身來，隨手解開衣鈕，脫去了上衣，似乎就去換穿另一套衣服。但她把那剛才脫下來的多了皺紋的上衣，掛好以後，就連裙子也解掉，當即倒在牀上睡了。

一一一

「如果凍出病來，我固然就要爲難，你自己不是也得吃苦了

麼？就是不爲我打算，難道你也不爲你自己設想麼？」

柳子洗好手臉以後，碧栗看見她于薄薄的法蘭西絨的大衣裏面，又只襯得件燈心絨的夾的長背心，就這樣同她說。

「我並不覺得冷，」柳子回答，「這樣實在夠暖了。」

「今天比昨天更冷了呢！」碧栗又說，「你看，窗外屋頂上底雪積得多麼厚了。」落雪溫和烱雪冷，「昨天是下雪，所以還溫和；今天要烱雪了，當然比昨天冷了。而且，柳子！你不是已經又有點傷風了麼？」

「傷風是誰也難免的，這並非一定是少穿了衣服的緣故。」

「但你好像是正在發抖呢！這樣，還可以不再添穿點衣服麼？」

「柳子」趕快聽我底話罷！」

「在冬天總是這樣的，暫時發點抖有什麼關係呢？好了！你看映在雪面上的太陽光多麼有趣！陽光這樣猛，有些地方底雪恐怕就要烱掉；我倆預定的雪景寫生今天非實行不可。還是早點出發罷！」

「碧栗！你畫具預備好了沒有呢？」

「早就準備好，連你底畫箱也都給你整理過了。不過今天實在是冷，你總得添穿點衣服才可以出去！」

「到了外面跑一轉就會暖起來的；碧栗！你不要在這種小地方來故意同我麻煩了罷！」

「今天外面有風，熱氣容易被風吹散；況且我倆是去寫生的，

當然不能夠去從跑步取暖。柳子！你真是不瞭解我，你以為我是故意要同你打麻煩麼？其實我原是因為怕麻煩呀！如果你生了重病，我不是要更麻煩了麼？傷風雖然可算是小毛病，但這要引出大毛病來的呀！腦膜炎是多麼可怕的呀，現在市上還沒有消滅這傳染病，這對於傷風是很有關係的呀！你一到冬季總是傷風，這實在是很不好的呢！再說，柳子！你也太不講信用了，昨天晚上你不是已經答應了我，說好今天一定加添衣服了麼？

『唔！』柳子閉攏眼睛想了想說，『那是因為給你麻煩不過，信口敷衍你的，無非為求一時的安靜。碧栗！你老要這樣噉哩咕嚕個不了，實在使得我很窘。至于說信用不信用，你何嘗能夠守信用！』

我不是早就屢次三番同你說過，有些地方不要來過分干涉我，讓我自由點好了麼？」

「可是柳子！你常常這樣，實在可以說是任性了！你是太任性的了！你要知道：你已超過了你自由底範圍，你這樣任性下去的結果，是要妨害我底自由的；既然我倆脫不了關係，你一生病，我就得同道吃苦爲難了呀！」

「但是碧栗！」柳子輕聲冷冷地說，「你實在是沒有瞭解我，要是有許多衣服可以換，可以添，難道我會不知道換，不知道添麼？我原是沒有辦法，怎麼竟連你也還是這樣不諒解我呢？」

「可是柳子！」碧栗緊皺着眉頭愁苦地回答，「事情爲難，自

然只好將就點。你在去年穿過的旗袍，不是很厚的麼？我勸你還是改穿那一件罷！」

「我不願意！」

「爲什麼？」

「那也是將就的，不是同樣不痛快的麼？」

「那末讓我來穿你那件旗袍，你來穿我這件大衣罷！」

碧栗說到這裏，就動手解她自己翠綠的呢大衣上底鈕子。柳子看見以後，連忙阻止了她，說：

「反正都是將就的，我決不願意因此多麻煩！碧栗！現在我倆底物質生活是這樣不痛快，但是我倆底心意總得自由發展；來！我

備就一道出去畫雪景罷！」

「我總不能隨便贊成你這種唯心的主張！柳子！我倆物質的生活愈困難，愈得當心身體；你要這樣出去冒風寒，我總不能同意！」

「那末讓我一個人出去就是了，我在這裏已經悶得不耐煩，就是不寫生，也得出去走走！」

柳子背起畫箱，挾上三腳凳子，獨自走了。碧栗看看她底影子已從門口底走廊上消失，連忙收拾起畫具，也就趕出門口，追將上去。柳子是走得這樣快，一轉彎就看不到她底背影，一直到了宿舍底大門口，碧栗才順着雪上底脚印又望見了她。

碧栗跟着柳子底脚印拼命地追趕，到了獨山脚邊，柳子已經跑到那山腰底中間。

「柳子！」碧栗大聲呼喊，「走得慢點，等我！」

柳子依然只管走，好像不會聽到碧栗底叫聲。

「啊喲！」

柳子突然聽到這呼喊聲，旋轉頭來探視，知道碧栗已經滑倒在雪上，連忙趕回來照顧，心裏一急，走得太快了，她自己也就一脚滑倒，於是從那斜面的雪坡上直滾下來，兩個人滾成了一堆。

碧栗：

你二月七日寫給我的信已經收到。我相信，你在這封信上報告我的都是實在的情形。你以為分別以後只有留着的你感到非常難堪；其實行着的我何嘗不是十分難過呢！

這是真的：我倆相聚的時候只感到不滿足，一經分離，就覺得這種不滿足原是最可以貪戀的；我倆的確已經誰也少不了誰了！

你底提議我絕對贊成，無論好好壞壞，我倆總要共同下去；否則委實是太空虛了。我倆已經到了這種地步，如果不能堅持到底，那還可以再去希望別的什麼呢？現在我也在這裏發誓：以後我倆只有互相勉勵，當心避免衝突，無詎如何，總要始終團結；就是一天

到晚地鬧架，也得維持下去，這總是能夠填滿我倆底莫可明言的空虛的呀！碧栗！你放心罷，我總始終給你做個安慰者，至少可以做個像你所說的，給你做個希望所寄託的想像中的安慰者！這並不是我空口敷衍你的話，實在因為我自己也正需要你；我倆原是一樣遭着厄運的人，你這樣迫切地需要我，這就可以證明我也是照樣需要你的了。——現在我正這樣想：只要能夠始終好好地結合，我倆所遭的厄運，也就變作幸運了呢！

有些情形，就是你不來這樣詳細報告，我也能夠想見了。碧栗！分離得不過五天，我底念頭，我底主見，就都轉變了呢！我倆需要合作，接讀了你這封信，無非更加證明得確實就是了。

你以為我在家中，在雙親底面前，享着天倫之樂，總可以比你安適點。可是事實並不這樣；現在我是處處覺得隔膜，時時感到失望。時代是這樣迅速地轉變着，可是所轉變的方向並不一致；往常在學校裏倒還好，一到家裏立刻感到隔膜重重了呢！

一年半以來，我倆還不會有過三天以上的分別；這次離開的時問委實太長了。我也早就時時刻刻盼望寒假快過去。可是碧栗！不必一定等到假期滿，我可以提前出去安慰你，而且已經在準備，不要着急了罷！

以前我倆是多麼蠢呀！美妙的時間！不知道好好的利用；大好的機會，老是一誤再誤地錯過！可是以後總得覺悟了，以後我倆決

不該再任意糟塌良好的時間了，切記，切記！

碧粟！我倆要時常發生衝突，實在只是半年以來才這樣的。以前雖然有時也要鬧意見，但那只是幾個鐘頭的事情；時候一過，就反覺得更加親暱更加安慰了。在這五六個月以來，才真地激烈衝突，愈弄愈厲害，時常覺得將要就此弄僵了的樣子。現在我已把近來所得不好的印象如數忘却，只把從前你給我的好印象深深記着了。希望你對於我也能夠這樣呢！祝你

快樂！

你底柳子。二月九日

一四

三月七日

星期二，陰，冷。

現在，柳子才真地使我失望了。在寒假期中，她固然給了我那樣熱烈的信。這次剛回校來的幾天，又同我說得何等認真，何等好聽。可是依然老樣，不但不自動改變態度，也仍然不肯聽我底忠告。到來不過十天，居然又同我這樣衝突了起來。今天我勸她少買點閒食來亂吃，以爲還是多買幾本書來看看好。這在經濟困難的時候，在不得不努力奮鬥的我倆，本是當然的事。但她因此竟又發起脾氣來了。

「書固然要多買幾本來看看，東西也是不得不買點來吃的呀！」

她這種話一聽似乎很不錯。她是說得那麼理直氣壯的樣子，好像我要說她，實在是**我底多事**。哪裏知道，現在我倆底經濟，原是買了書就不得再買點心；要買點心就不得去買書的呢！

不肯聽我底話倒也罷了；後來我連忙依從了她，但她還是要發脾氣，這真是沒有法子的了。看她底樣子，似乎原有着宿感，有着許多說不出的懊惱，無非借題發揮就是了。

阿阿！我同柳子的確有了不可分解的隔膜。她底種種主張，可以拏昨天所說又要買書又要買點心這些話來包括作公式，表面似乎很不錯，于我倆實在是不對的。但她缺乏自省力，只知道怨恨別人，不知道細細地審察，究竟于事實妥當不妥當。

從前以爲我同柳子已經情投意合，現在可知這實在是錯誤的了。當初固然希望愛好到底；後來覺得不對了，以爲不妨好好地分散，各自另謀生活。哪知經過了這次的寒假，事實告訴我倆，隨便分散是不可以的了。唉！生活真是太神祕的了，一經發生關係，有了慣性，就再也解除不好。我倆已經鬧得這樣凶，也已鬧得這樣久，可是依然不能忘情，誰也省不了誰，這真是沒法的了呀！

如今情形已很清楚，我同柳子要隨便分散固然是難的；要恢復當初的愛好是更難的了。這次不是她也已經下了決心，我也已經下了決心，說定隨時當心，避免衝突的麼？可是結果竟然這樣，只是爲着一點小小的事，又這樣大大地鬧了起來！

一五

四月七日

星期五，晴和

如果有人確有一種原是奇怪的，那末，碧栗可算是最奇怪的了罷！近來簡直沒有一天不同我噁哩咕嚕個不了，這樣要我注重衛生，那樣要我講究經濟。但她自己就先這樣生起病來，到了今天，已不得不把她送進醫院裏去；這是何等不經濟的呀：銅錢要多化，時間要空費，連我也給她忙個不了！

她是什麼病呢？也不全在頭裏，也不全在脚上；可是頭也脹

痛，脚也酸軟。她患的自然內病，雖不能說是全在肺部，也不能說是全在胃中，但是肺力也衰，胃力也弱。如果說她缺少血液，這並不是，她常常憑空流出許多鼻紅來；如果說她太多了血液，這也不是，她却終年像個乾血癆！

醫生說她是用心過度的緣故，這話自然是對的，只是嫌籠統。她委實注重衛生，也考究運動，要擲籃球，又要打排球，而且都被推舉作隊長。只是她太肯用心思了，到了球場上，還是要偏用心力，結果呢，多運動一次，無非更多勞一次心力。

我何嘗不早就知道，她這樣下去是非病倒不可的。我也何嘗不說她，但是沒有效果。不說她看得難過，往往飽受一肚子的氣。可

是說了她會得更難過，就得受兩肚子的氣了！

四月九日

星期日，陰晴。

昨天是星期六，不回到這裏來睡不要緊，我就在醫院裏陪伴碧栗過了個夜。一天不見，又因為病的關係，似乎又可以親暱起來的樣子了。哪知一到今天中午，她底病已好了點，她底老脾氣也就復發了。這樣說我不對，那樣說我不對。最可笑的是說我爲什麼不給她帶幾本可以看看的書去。我哪裏能夠預先知道她就得看書了呢？如果已可以好好地看書，不是就可以出醫院回來了麼？我是故意忍耐着，不責問她，也不譏諷她，但她因此又說我不理她了。真是又

好氣，又好笑！要怎麼對付她才好呢？

可是，我自己實在也是矛盾得夠可笑的了：既然要氣她，又要掛念她。又要怨恨她，又要愛惜她。但我總覺得她是不應該這樣不瞭解我的呀！

四月十一日

星期二，晴。

碧栗簡直是個沒有良心的人，這我現在已經很明白了。爲着她，固然已連我母親底眼淚都被犧牲了進去；我要屢次去同實在不願意接近的人勉強周旋，原也是爲着她的。但她今天居然脫口說出了這種話來，以爲她要這樣生病，完全是氣了我的緣故。這真是胡

說八道，要是並非生病在醫院裏，我要耐不住打她底嘴巴了。大半年以來，我是天天在耐心受她底氣，怎麼她會反而因我生病的呢？最後她更亂講了，說是等到她底病好了以後，就要正式同我絕交，永遠不再見我底面了。

現在我還要怕她來同我絕交麼？剛才聽着她底話的時候，只覺得是早絕交一天早痛快一天；所以我就這樣回答她，「那末，好，我希望你早點病好就是了！」

她真地會來同我絕交麼？未見得罷！她是多少矛盾呀！我給她買了水果和點心去，她一見到就批評我；首先說我不應該多化錢去隨便買閒食，隨即說是即使要買，也得買別種東西。應該買什麼，

她並沒有明白說出來；終於她把那些水果和點心都吃了。這可見得她原是信口亂說的；這樣自相矛盾，也可見得她實在是沒有良心的了。

碧栗自相矛盾的地方實在多得很。往常我因一時忍不住難過，偶然哭一通，她總要來多方批評我：什麼哭是懦弱的表現；什麼要哭是沒有勇氣的緣故；什麼哭只是空費精神的。她自認是有作有爲的新進女子，但她哭泣的時候比我着實多。今天我看了她獨自走出醫院來，已經快到大門口，密司林，那個蘋果臉的護士，特地追了上來輕聲探詢我，「你這位朋友，要這樣生病，究竟爲着什麼呀？」

我說我也不大清楚。她又說，「我覺得她有點奇特呢！」

「怎麼？」我連忙探問。

「她每天晚上都在暗暗地嗚咽；」密司林回答，「哭得真淒涼，我們都聽得很感動呢！」

我剛聽了密司林這些話的時候，不由地兩條腿都酸軟起來，幾乎連路也走不成了。但碧栗在我腦中的印象是多方面的：固然有十分可愛的地方，也有十分可恨的地方，又有十分可惜的地方，更有十分可憐的地方！

當時我很想立刻回轉再去看一看碧栗。可是時候已經不早，再想這也沒有用處；反正我認作可以爲她出力的，早就盡量做去了；我認爲應該忠告她的，也早就屢次三番地說過了。如果我就回轉再

去看她，固然可以稍稍安慰點，但也難免弄巧成拙：照着過去的情形，一經會聚總是要吵鬧的時候多，不是很須防到再鬧一場的麼？

自然，明天我一退課，就得趕緊再到醫院裏去看她了。

一六

柳子：

七月十九寄給我的信方纔收到；這你又是誤會冤枉我的，是你多發脾氣的了。哪裏是因爲見了母親姊妹就把你忘却；現在我倆相隔得很遠了呢！我底家鄉不像你底近，你是兩個多鐘頭就可以到家的。這裏道路固然來得長遠，要坐了火車坐輪船，再坐火車。那天

你送我上的輪船，你以爲照約當即開行了麼？因爲貨物沒有裝齊，又停了兩天呢！溯長江而上，這回我還是第一次，比以前我從家鄉出來的時候船行慢得多了；各碼頭又要停靠，真坐得氣悶呢！

我是一到家就寫信報告你的，現在總已收到了罷。那封信上我寫得不多，不要再多猜疑，無非因爲剛到的時候很忙亂，也很疲倦。柳子呀！我在路上發生了多少的感想：關於社會現象的，關於我倆前途的，和關於人類間一切的，只是一時無從寫起。

死了父親的家中底情形是更加慘黯了。母親底頭髮已經斑白；三四年的闊別，她底老態不知道增進了多少。久已渴望的會晤，突然見了面，覺得哭笑都不是。終于先由我叫了她聲『媽！』不料她

一聽到我這呼喚，當即紅起眼眶，滴下淚珠來了。

她是好像早在爲着我傷感。這我真不懂，近來我所受的痛苦，所懷的愁悶，和所中下的創痕，都不曾報告她過；怎麼她要這樣爲我悲哀呢！要是我把我底實在情形如數告訴了她，不知道她將怎樣爲我難過了！

現在我只覺得是懺悔不及：柳子！我看了我家中底情形，和路上底各種現象，覺得我倆實在太欠努力呢，對照起來，我倆以前的生活還嫌奢侈，我倆底期望好像也嫌迂遠難以實現呢！回憶往事，覺得最不應該的，就是常常爲着一點小事情鬥意氣了。以後我倆必須切實避免，決不該再把精神來那麼空費了！

母親是何等感動我呀，已經衰老得一舉一動都很滯緩了，還要這樣那樣地來多方照料我底事情。今天她又親自做糕點來給我吃；加上金鈞的湯圓，這她知道我是很愛吃的。我以前委實很喜歡這種點心，就是現在，我也何嘗不喜歡，但在這種情景中，叫我怎能忍心只顧口味呢？可是她已經做來了，我又怎能忍心不吃呢？我是用着在暗中直流的眼淚送吞完了的。她又問我好吃不好吃，我很快地回答她『好吃！』這自然是謊話，我哪裏辨別得出味道來呢！我又不知不覺地這樣騙了她。但不騙她可以怎麼呢？

可是還有更加感動我，更加使得我爲難的，這就是我底兩個妹子了。她們把我看得何等神祕，何等有希望。但我對於前途、什麼

是有了把握的呢？她們老是問我這樣，問我那樣，似乎知道得多總是**有用**的。在她們天真純潔的心靈看來，好像世界原是個閃耀着金光的微波的大海，生命底幸福的船可以在那上面斜來直去，橫行無阻；這只要回憶起我自己當她們這種年齡時的念頭，可知現在她們底見解確是這樣的。**柳子**！以前我倆對於我倆底前途，不也是這樣想着：以為只要我倆自己有着雄厚的駛動力，我倆底幸福的船是可以東西南北自由來往，總可以到目的地的麼？哪知到了現在，只是把舵的方針，還是爭執個不了。如果我把親自經歷的都老老實實地告訴了她們，使得她們知道那金光閃閃的海波下面原藏着無數的暗礁，而且那一望如鏡的海面，一經風魔飄到，就要掀起波濤來；人

生底路，原是崎嶇曲折的。那末無非使得她們失望，無非減却她們底勇氣。這難道是她們希望我回去，歡迎我回去應有的報酬麼？我不能夠幫助她們，不能夠勸勉她們，已經夠慚愧了，哪裏還忍心去把她們底青春的美妙的夢也隨意破壞呢？所以我對於她們老是含糊回答的。

這樣對付她們，我對於母親和兩個妹子，自然是不忠誠。可是比較起來，覺得還是這樣好點；寧可由我在暗中抱歉，自責！

柳子！我對於你是一向凡事直說，始終忠誠的。這並不是厚于你而薄於她們，自然更不是薄于你而厚于她們。母親是已經這樣衰老，兩個妹子還都這樣幼小；反正就是凡事都同她們說了也是無益

的。只有你，對於我底一切，都有着相像的情形，所以要向你來這樣訴說；凡有迫切的事，都這樣老老實實地告訴了你，這才使我覺得稍微安慰點呢！

柳子呀！要怎樣才能安慰我們底母親，要怎樣才能替妹子們找出路，這實在都是我倆底責任！即使爲着時間的關係，救不得我們底母親，但我倆總得救助妹子們！我倆真地不得不格外努力了！希望你能夠常常認真督促我！也希望你能夠好好地接受我底勸勉！這是我底真心誠意的要求！祝你
安適！

你底碧栗 七月二十六日

兩旁白楊成行，由各式各樣的鵝卵石嵌成的路面中間，接連鋪着兩尺多寬的嚴州青石，逐步增高，傾斜成緩度的長坡；這是通達月湖十景之一的珠串泉的名勝的大道。這時碧栗穿着大翻領式的黑絨的上衣，繫着玄色的軟綢裙子，獨自在那裏步行。她底細柔的頭髮被微風吹着，有些散亂在她底額上，襯得她那嫩白的皮膚更覺清秀，自然美得醒目動人。她底高挺的鼻樑，和她那莊嚴的步態，形成了又從容，又英俊，神聖不可侵犯的樣子。傍晚的陽光映在楓樹底葉子上面，顯得深紅鮮美，同那蓬鬆在蘆桿上的白絮，強烈地對

照着，使她看得流連。但她仍然踏着白楊底影子緩步進行。

經過一個小小的池塘，她已來到由一道矮牆圍成的園子面前；這是柳子長兄底墓道。她在那裏停住了；站在那兩株冬青樹中間底水泥路上，她不由悲感地興奮起來，就一手扶住那矮矮的鐵柵子的圍門，輪眼探視那園中花草底情形。不料那鐵柵子門應手打開了。她知道這本是鎖着的；于驚疑中，她已觀望清楚，那已故青年藝術家底墳前，正坐着個小小瘦瘦的女郎，那圓圓的臉上滿蓬着彎彎曲曲的頭髮，顯得正在愁苦耐悶。

『阿！柳子！』碧栗連忙招呼，『怎麼你獨自一個人在這裏呢？』

柳子不作聲，只是睜大着圓圓的眼睛注視剛才叫她的人。

「你爲什麼要到這裏來獨自坐着的呢？」碧栗追問。

「現在沒有人肯陪伴我了，」柳子這才冷冷地回答，「自然只好獨往獨來！」

「不是我已來陪你了麼？」碧栗故意表示熱情地笑了笑說。

「哼！」柳子仍然冷冷地回答，「你怎會知道我在這裏的呢？我來的時候誰也不會告訴過，難道你會得憑空推算了麼？」

「哦！柳子！」碧栗更加表示熱情地說，「我在這裏找到你，實在是偶然的湊巧；不過我的確是特地趕來找你的；剛才先到你那房間裏去，看不到你，我就探問同學。有人說你是上這條路來的，

所以我也就走向這裏來了！」

「有了什麼事麼？你要來這樣找我？」

「事情是並沒有什麼一定的，只是又已這樣忙碌了一天，疲倦，空虛，又寂寞得窮人，所以總想來同你隨便談談。柳子！近來我老是見不到你呢！」

「這不就是你底目的麼？」柳子這樣用勁重聲發問以後，當即旋轉臉去，只管看那種在圍牆腳旁的花草了。

碧栗驚疑了一下，隨即緩緩地叫了聲「柳子！」表示莫名其妙地問，「你要說出這樣的話來，爲的是什麼呀？」

「這還用多說麼？」柳子忽然旋回臉來責問，「你不是連房間

都不願意同我合住了麼？」

「呵！」碧栗這才顯得有了把握地回答，「這又是你誤會了呀！這次我從家裏趕回來得遲，到的時候，不是你那房間裏早就住滿了人麼？」

「哼！要是不存心這樣，何必故意來得遲？而且當時不是有人肯讓你的麼？你爲什麼不願意的呢？」

柳子這樣狠狠地說了，重行旋轉臉去看那牆邊底花草了。

「我哪裏是故意遲來的？」碧栗連忙辯解，「至于有人肯讓我，不知道那只是隨便說說客氣話好聽好聽的，還是真地肯實行。無論如何，在我總覺得是不好意思的呀！」

柳子仍然看着花草不作聲，碧栗又說，「不過，柳子！老是照着以前那種樣子過去，實在也覺得可怕。你一到冬季就老患傷風，我是常常通夜地失眠；這次在家裏吃了許多藥，打了許多次針，還是不能好好地安睡。而且時常兩個人爭鬧，對於前途總不是個辦法呀！」

「可見你是故意避我的了！」柳子又突然旋回臉來睜大着眼慨歎地說。

「我只是以爲與其老在一道吵嘴，不若離開點好就是了呀！」

「那末你爲什麼還要來找我呢？」

「我自然要來找你，」碧栗認真用力地說，「柳子！我有時要

避開你點，那無非爲着保護身體，鄭重我倆底前途；但是，斷不能同你脫離關係！」

「爲什麼呢？」

「我沒有勇氣來擔當這樣大的空虛呀，如果沒有了你！」

「哈哈！」柳子冷笑着說，「嘴巴上說說真是好聽得很，可是事實怎樣呢？」

「怎樣呢？」碧栗起勁地責問，「你說罷！」

「我說就我說罷；碧栗！凡事總得大家明明白白老老實實地說出來才好！你以爲讓你牀位的只是隨便說說好聽好聽的麼？其實是眞心的；只是你自己虛僞的話說慣了，以爲別人底話也是虛僞的罷

了。就是你明明知道那原是真心的話，照你現在的情形看來，也是不會再同我來合住房間的呀！」

「柳子！」碧栗興奮起來着急說，「你爲什麼要這樣說的呢？你說照我現在的情形看來，照我現在的什麼情形看來呢？」

「哈哈！」柳子仍然冷笑着回答，「現在你不是同袁芝很要好麼？你同她去合住，原是早就約定的吧？」

「只是合住房間，」碧栗照前說，「我同她有什麼要好的地方了呢？」

「哼！昨天我又親眼望見了，兩個人同道散步，真親暱呀！」
「呵！」碧栗趕緊解釋，「這又是冤枉極了的：昨天我原去找

你，知道你跟着肖卿一道出去寫生了，只好獨自在寢室裏耐悶；大概袁芝因為看得我太難過了，硬要我跟她出去散步，我就隨便同她走了一陣。一點也感不到興趣，當即回轉了。」

「真是這樣的麼？」柳子又冷笑了笑問。

「還不是真的麼？柳子！你對於我是太多猜忌心了；可是你自己呢，倒是真同肖卿要好的了；你且算算看：近來你同肖卿在一道的時候多呢，還是同我在一道的時候多？」

「但是你要避開我，剛才不是已經明白承認了麼？叫我怎麼能夠同你一道呢？我同肖卿怎樣了呢？只有很平常的友誼，這是值得妒忌的麼？我只是因為無人可以談談才同她接近點的。要是同她真

地很要好，我還會一個人來這樣坐着的麼？碧栗！無論如何，房間是由你去同袁芝合住的，避開我總是由于你底故意的呀！」

「呵！」碧栗思索了一下深深地歎了口氣說，「柳子！我總得慢慢地解釋給你聽，將來總能夠使得你瞭解的；現在時候已經不早，就回去罷！」

柳子不作聲，也不行動。碧栗用力挽了她底臂膊催促說，「就起來走罷，什麼事情以後總得解釋明白的！」

「不，」柳子搖着頭回答，「我還要留在這裏，你要回去就先回去好了！」

「留在這裏做什麼呢？天不是已經暗下來了麼？」

「我難過，還管得什麼天暗不天暗呢！」

柳子不走，碧栗也就停住。對面遠處千松岩一帶的山林早就籠上了紫色的幕；這時已于朦朧中隱去，再也看不見形跡了。右邊小山上底一大羣墳柏，顯得遠了開去，也高了上去了。

西邊天空上底晚霞已經漸漸淡去，轉成了灰暗。樹枝上底葉子和花朵都已失却了色彩。夜色爬到了圍牆底中段，那牆脚下底花草盡被吞沒了。成羣的烏鴉悲戚地叫着，陣陣地飛過。絲絲的風把衣服吹得又輕又薄了。柳子依然坐在她那亡兄青年藝術家底墳前，碧栗也仍站在她底身旁。

十月三日

星期二，陰寒。昨夜又失眠。

這我現在已很明白，隔膜一經發生，要消除是太難的了。對於柳子，爲着這次不同她合住房間，不知道解釋了多少回數，她却只是愈多疑惑。我雖然存心始終和平對付，但事實總是使得我忍耐不住，結果還是瞎鬧一場。她以爲我在妒忌她同肖卿底要好，今天竟又連編說了這樣的話：「何必來妒忌呢，反正你是故意避開我去的！」

要是我真地只是爲着妒忌她們，給她這樣責備自然是應該的。但我實在爲着她底將來，就是爲着我自己底前途。唉！這何嘗只是爲着前途，不能使她瞭解，這就是我底大失敗了；不能使她覺悟起來，這就是我底大失望了。我已把什麼事情都告訴了她，什麼希望都寄託在她底身上，什麼計劃都得由她來共同實現；難道可以聽其自然過去，不把意見消除麼？如果不能促醒她，不能使她明白我底真意，我就失掉了我底一切，還可以拏什麼來填滿我底空虛呢？且不說前途怎麼樣。我目前總要過得去；我必須再竭力設法去開導她！

呵呵！帝國主義者已在東三省鬧出了這樣的把戲，真是醜態畢

露了；人類間底關係，已經惡化得這樣，還可以不再分外努力麼？

一九

碧栗：

你昨天在燈下寫給我的信仔細看過了；已經看了五遍，總夠仔細了罷！在這信上寫着的話並沒有什麼不對；不過，碧栗！這你應該知道，我實在依然是個這樣的我，什麼都在你底方面發生變故。現在且不說別的，只論這封信，無非是些相互勉勵的話，也是早就說慣了的，本來只須隨便談談就得的，何必這樣像煞有介事地小題大做起來呢？很可以當面直說的話偏要這寫起信來，這不就是你在

故意迷我的明證了麼？

我何嘗不想瞭解你呢？這正如希望你能夠瞭解我同樣地迫切；只是你實在使得我太難瞭解了！你所做的事情，同你所說的話，處處地方顯着矛盾；既然捉摸不住，叫我怎能相信呢？

說起來真是痛心，你已知道了你底空虛，你還不知道我底空虛是怎樣的罷！你太使得我失望了，你太使得我難堪了，你對待我得太殘忍了呢！比方起來，好像你是先把我底身子弄得火熱，忽然潑了我滿頭滿腦的冷水；也像是引我上了高塔底尖頂，突然一脚踢了我下來，把我陷入了無底的淪淵，使我不知道怎樣才好呢！

沒有長久的歷史關係的交情是不會深切的，老實告訴你罷，我

同肖卿真地只有普通的友誼，的確是不值得你來妒忌的！現在我雖然常同她在一道，但是我底心呀，依然是憑空孤懸着的呢！

我是只于寂寞得無可奈何的時候在同肖卿閒談；我要這樣去接近她，無非因為恨你正在故意同我疏遠。要是以後我同她真地發生了感情，那原是變的態呀！

我也時時刻刻渴望着恢復我倆以前的生活，像現在這種磨難已經厭倦極了；真的，我倆底環境是在一天不如一天地惡化起來，怎麼還可以空費精神于意氣從事呢！祝你
迅速省悟！

你底柳子十月七日

一九三一年底本是國慶紀念日的雙十節，因為九一八東三省慘案的關係，無形變成了慘澹的國恥紀念日了。「國難當頭」，「國家將亡」，這種字句，滿載在報章雜誌，密佈在路中牆上，也老是掛在一般人底口頭邊。

午後兩點多鐘，碧栗走到柳子底房間裏，看見她獨自靜悄悄地坐着；就叫了她一聲，探問着說，「你不打算出去麼？」

「可以到哪裏去呢？」柳子回問。

「她們都去做什麼了？」碧栗在那室內打量了一周又探問，「

怎麼把你剩下在這裏？」

「她們是忙得很；」柳子懶懶地回答，「有的募捐去了，有的化妝表現去了，自然也有趕到僻靜的地方依然遊山玩水去了。我是都覺得不夠刺戟；要是就上火綫去拼一場，那我一定早去參加了！」

「這是真的，」碧栗應和，「要把這種蠻橫的帝國主義者打倒，決不是空口吶喊能夠奏效的！去加入什麼遊行會，組織什麼愛國團，事實上無非在給妥協主義者暗暗地利用罷了！」

「但我不出去，只是因為自己底心弦緊張得什麼似的；心緒太不安寧了，真是什麼事情都做不來！你爲什麼也是這樣留在宿舍裏的呢？」

『你以爲我是安寧的麼？』碧栗氣憤憤地說，『柳子！你真地太不瞭解我了！近來我多麼難過，此刻是特地來同你討論討論的。老是這樣過去是不行的，總得有個辦法才好呀？』

『總得有個辦法，這是很不錯的！』柳子冷面回答，『不過，碧栗！辦法是要實實在在地做出來的，只是憑空說說是無用的。你口上要來這樣說，事情却在那麼做，這是何必呢？碧栗！我倆就是不能夠永遠愛好下去，總也沒有變做仇敵的必要；何苦弄得這樣呢？』

『呵！柳子！』碧栗出神地責問，『你爲什麼要對我說起這種話來呢？』

「哪裏是我要同你這樣說？」柳子反問，「此刻不是你趕到這裏來的麼？」

「但我是想來同你好好討論的！」

「可是，碧栗呀！你想避開我，那末避開我就好了，又何必用盡方法攻擊我，來毀壞我底名譽呢？」

「什麼？」碧栗緊張起臉迫切地疑問，「誰來用盡方法攻擊你？誰來毀壞你底名譽？」

「哼！」柳子只表示輕視地這樣發了個鼻音算作回答。

「柳子！」碧栗用力責問，「這種話你不能夠這樣亂說，你憑什麼證據呢，竟來這樣冤枉我？」

「證據自然是有的；你要我明白說出來也可以，袁芝老在說我過去的事情，現在許多同學都在議論我，真使得我難堪極了！袁芝怎麼會知道我這種事情呢？這不是由你同她說的麼？」

柳子說過這些話以後，碧栗趕緊又問，「她在怎麼說你？哪裏她底話一定是由我告訴的麼？柳子！這你可有什麼證據呢？」

柳子不作聲回答。

碧栗就再發言，「你以為我同袁芝真地很要好麼？柳子！現在我倆雖然沒有合住房間，但我對於你實在同以前一樣，一點也沒有惡意，只有相互勉勵的心思，這你還是不相信麼？」

柳子又沒有作聲回答。

碧栗繼續說，「怎麼你竟會這樣想了呢？呵！怎麼你竟以爲我對於你懷着惡意了呢？」

柳子還是沒有回答。

「呵！悲哀呀！」

靜默了好些時候，突然，碧栗這樣歎着氣說了，就仆向柳子底懷中。柳子避開她，只管倒在牀上躺下了。她追趕上去，緊緊地抱住了柳子底兩條腿，也就歪斜地躺在那牀上。痛哭了一陣，隨即她又說，「我太空虛了，柳子！你要給我力量，就是打我罵我都好！」

十月二十七日

星期五，寒晴。傷風又失眠，昨天晚上苦痛極了。

碧栗真是最奇怪沒有的了罷！當面敷衍得這樣要好；屢次說是決不會故意來害我；好像仍在爲我設法，情願爲我犧牲的樣子。她是表示得這樣認真迫切，使我不由地深深感動。但是同學對於我的議論愈來愈多了，今天我又於無意中聽到了許多。這種事情，如果沒有她說出去，別人是不会知道的。可見背後她是的確正在不絕地攻擊我的了。

她究竟存着什麼心，要達到什麼目的呢？如果仍然打算同我好，當然不應該這樣攻擊我；要是同我實在已經不對，那末絕交就

是，何必再來多方敷衍，而且弄得這樣像煞有介事的呢？

我何嘗不想恢復一年以前的情形，那固然是豐富的生活，更其是有希望，是活躍着前進的。碧栗底話委實不錯；就是近來她所說的，也都有道理。這是的確的，如今惟一的補救方法，就是重行和好，一切照着以前那樣做去；不但可以免除目前受着的種種苦惱；也就可以維持我倆底希望，以期達到我倆底目的。我也屢次想同她和解了，早就打定主意：可以忍耐的忍耐點，可以勉強的勉強點；只是一見着她，總就發生反感。可見她實在有着不能再讓我去接近的地方。但是她仍然要這樣使得我念念不忘，她真是個怪物了呀！

這樣的沉悶，我是再也不能忍耐了。一想到過去的情形，真使

我哭也哭不得，笑也笑不得，我底真正的碧栗已到哪裏去了呢？現在的碧栗是只有當面的口頭上的一半了，還有一半是虛僞的了，是很可怕的了！難道革命的碧栗，勇敢有爲的碧栗真地就此變壞得不可救藥了麼？我爲着自己。也不得不把她糾正過來。等到有了機會，我當好好地開導她，盡力同她理論一番！

一一一

十二月八日

星期五，陰寒。昨天晚上所吃的安眠藥，只於前半夜發生效果。

柳子要多方疑心我在說她底壞話，這是因為她先存了我在仇視她的成見的緣故。現在我已探詢明白，所謂同學底議論，原是很普通的關於她底家庭狀況的談話。她竟硬要認爲我對於她的惡意的攻擊，足見她底成見實在是很深的了。對於她，我何嘗存着些許仇視的惡意。以前，一向這樣，我對於她只有熱情的忠告，苦心的勸慰，和平心靜氣的解釋。可是她正如戴着藍色眼鏡看東西，一切都變成灰暗的了。我底屢次的辯解，無非增進了誤會，添厚了隔膜；真是弄巧成拙，好意變成惡意了呀！

我決不能忘却以前的柳子給我的安慰；她那樣感動我的情形，我始終深深地印在腦中，這就是不能聽其自然，非同她去爭辯個究

竟不可的原因。可是情形愈變愈壞了，柳子不但同肖卿要好得什麼似的，連那樣好的毯子都送給了她；而且竟同弓楠也已串通起來。這妖精本是我倆底公敵，怎麼可以利用她來同我爲難呢！那不要臉的男職員，前天來同我麻煩，昨天又同我來麻煩，這一定是柳子串通着弓楠教唆出來的，否則他怎麼敢這樣呢！剛才我去探查柳子底行動，她沒有在房間裏，我問了肖卿，也說不知道，一定她又串通着弓楠去教唆那個不要臉的男職員了。唉！這是何等可怕的呀！怎麼我同柳子底關係，竟到了這種地步呢！現在環境是太惡劣，我決不能順從那不要臉的男職員底要求，也不能同弓楠這妖精去說好，從種種方面着想，還是只有趕緊促醒柳子的一法。我必須盡我最後

的力量去使得她覺悟！我要先救出了她才能救我自己！

二三

十月八日

星期五，陰寒。傷風仍然不好，失眠更覺厲害。

真可怕呀！碧栗不但老是利用袁芝底宣傳來多方攻擊我，毀壞我底名譽；現在居然又聯絡起弓楠這無恥的傢伙來同我爲難了。弓楠底嘴巴比袁芝底油滑，也善於五花八門地說謊，利用她自然比利用袁芝來得強。但她是一向所公認的仇敵，怎麼可以這樣對她認敵作友，對我反友爲敵呢？碧栗真是太糊塗的了！傍晚我故意去探

查她們，兩個人都沒有在房間裏，一定是又在哪裏討論同我爲難的事情了！

她們究竟要把我弄得怎麼樣呢？索性立刻把我一槍打死罷，這樣無形的恐怖實在是更難受的呀！

碧粟對於我未免太殘忍了。但我無法去向弓楠說情，也不能去同袁芝講好，她們對於我都是一向只有惡感的。我可有什麼辦法呢，除非趕緊使得碧粟明白起來瞭解我？

二四

由九一八東三省慘案引出的一二八滬案發生以後兩星期，月湖

底水面上，月牙橋底旁邊，排列成一字行，停泊着六隻紅尾巴的水上練習飛機。許多的人，站在那橋頂上，橋腳邊，和那聯絡橋的湖堤上觀望。推測的話紛紛起來，三五成羣地各自談論：有的說是因爲原來停泊的場所，已被蠻橫的帝國主義者炸壞，只是來躲避的；有的說是係從嶺南飛來，是準備去助十九路軍作戰的；也有說是因爲蠻橫的帝國主義者快要趕到月湖來轟炸，是來預備抵禦的。說的人似乎都有根據，聽的人覺得無非是遭難的預兆。在這緊張的恐怖中，最動聽的是一「號外」的叫賣聲。

從遠處觀望，那橋頂上正如疊着一座人山；從橋頂向那湖堤上看去，却像形成着一個人海。其中分子不時在更換：有的看厭以後

退出去了，有的新到來加入；可是大致的情形，許久都沒有變更。

忽然。那如山似海的人羣迅速地波動起來，爭先趕向一個離湖兩百多步的院子裏去探視。在那裏，靠近門口的草地上，歪斜地躺著兩個少女，都滿身染着鮮紅的血。其中一個已經死去了，另一個雖然還在呼吸，但也昏迷未醒。趕去探視的人羣中，原有着認識她倆的人，知道那已死去的就是碧栗，昏迷着的是柳子。

於是大家研究起她倆致死和受傷的原因來。從擺在她倆身旁的一把刀和一根木棍，可知碧栗是被柳子砍死的，柳子是被碧栗打傷的。——碧栗底身上有的是刀傷，柳子底身上，雖然木棍傷以外，也有着被刀砍過的痕跡，可是比較輕微得多。

因爲有人去通報，不久警察成班地趕到了。受着巡長底指揮，警察們先把柳子抬到附近的醫院裏去救治，隨即檢查碧栗身上底遺物；同時發見那院子底四周都有着血跡，還有一束一束的頭髮掉在各處。可見她倆在躺倒以前，格鬥得非常激烈，也是格鬥得很久了。

檢查的結果，最使人注意的是從碧栗底衣袋中擊出來的一封信。這個，搜索的警察一取得就遞給巡長。巡長認爲必需移交給法院，但爲應付觀衆底要求，他就大聲誦讀了起來：

「肖卿，袁芝：

「我倆早就發生意見，這是你們都知道的；我倆常常爭執，這

也是你們早都知道的了。我倆要這樣發生意見，要爭執得這樣厲害，固然由於誤會，而且實在因為我倆以前相愛得太迫切了，這一層你們也得承認罷；不相愛的人沒有什麼大關係，一鬧意見，走散就是了，決不會像我倆這樣老是衝突的！

「但是，現在我倆已經大大地覺悟了，我倆從此恢復我倆原有的愛好，而且要團結得比以前更堅固，攜着手共同向前奮鬥去了！請你們不要譏笑我倆，不要以為我倆孩兒氣重，忽然要好，忽然爭鬧，忽然又這樣相愛了；其實我倆只有熱烈的愛好。前些時候的吵鬧，原是這次的真正團結底醞釀呀！

「或者你們已經在暗中疑惑過我倆，以為怎麼我倆對於這次的

反帝運動這樣不熱心，也不認真去宣傳，也不認真去募捐，其實我倆底內心是比誰都燃燒得熱烈的罷！我倆以爲要同帝國主義者搏戰，並不是兩三個人底力量可以單獨進行的。現在我倆已經決定，一同去加入能夠同帝國主義者作戰的軍隊；首先去擔任看護，在可能的時候，就實行趕上火線去。以後我倆當常常報告你們消息，至多隔十天總有一封信寄給你們。如果隔了三四個星期還是接不到我倆底報告，一定因爲我倆已在戰場上痛痛快快地犧牲了；那末，務請你們設法安慰我倆底母親；這就是我倆寫這封信的主要目的了！

祝你們

努力！

你們底柳子，碧栗同上。二月九日

巡長讀完了信，把那信紙照着原樣折攏以後，就補充說，『署名地方底筆跡，是兩個人各別的。』

一九三二年十一月十九日完於成都。

後記

還是暑天底初期，爲着應付一位新聞記者底要求，曾經寫過一篇愛的突變；那字數是限用兩萬，當時自己底心緒又紛亂得什麼似的，幾封信和一些日記以外，幾乎全是抽象的理論，本是解釋一個事跡的普通文字。不料一般人在當作影射的小說看待，弄得遺恨百出。一不做，二不休，於是我揮着汗開始寫這個。剛寫得一半，因爲急於抵禦那由長槍保鏢的「短筆頭」底襲擊，不得不暫且擱下了。後來，種種原因使我決意來四川；雖然很想繼續寫完了這個才首途，事實却只好預備得一捲未寫的稿紙一道帶走。到了成都，屢

次想了却這筆宿債似的心願，只是忙於各種應付，一時無法實行。可是機會終於來到：十多天以前，街上轉角處已經疊起了許多石條作障礙物，天一黑就不通行；石條愈疊愈高，警戒也就愈嚴。一星期以來，快快鎗和盒子砲，還有手榴彈。就在門前底街上接連着燃放，紅熱的鉄丸不絕噓噓地飛過，拍拍地落下，竟連院子裏都不便去站一會兒了。反正來往不得，我索性在這飛機炸彈和鎗炮的交響曲中獨自靜在房內，居然寫就了這個。我是希望這種交響曲早就停止的，因此恐怕仍然不能把這個結束，所以趕班速成；所帶的稿紙恰巧也已用完，好像已經符合了所預期的。結果却覺得有着反須參看了愛的突變才易明瞭的地方。

主角柳子和碧栗，同愛的突變中底方月和石羽，自然有着密切的聯絡。我寫這些的動機，無非想來說明：她倆這種舉動，在她倆底境遇中實在並不足怪；她倆這些不平常的言行，原是環境給她倆的不平常的刺激底當然的反應。如果不以她倆底境遇爲奇特，却來多方論定她倆底結果爲奇特，那才真是奇怪的人了罷！

這樣的「兩條裙子的戀愛」，固然不足怪，也不必羨慕，自然更不應該以爲是好玩的，不能妄加責備是無須說的了；以爲倒是值得注意的，這是有着明顯的軌跡可尋的變態現象，我們原也生存在產出這變態現象的環境中。只是柳子和碧栗所受到的影響多而迫切，反映出來的結果也就顯著罷了。

我也注意於柳子和碧栗底個性的描寫；但她倆底心理都是很變態的，如果以常態的眼光來測度，怕要覺得不自然。對於她倆，我不願意在這裏多說什麼，只是因為她倆都這樣不甘於消極示弱，這才使得我深深地感動。

本文寫就後兩日於幽竹軒。